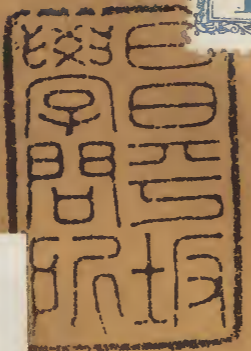


詩經正解

二十七 二十八

九

心
10
17



館書圖京東			
一	二	三	經
の	七	七	書
冊	號	架	門
			類

漢書門			
	五	八	九
一	五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五		漢
三	八		書
函	一	九	
一	八	〇	四
架	冊	號	類

不許帶出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894
冊數	10 (9)
函號	273 230

詩 共十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七 三頌

丹陽

姜文燦 我英

吳荃孫 考

彙編

淺草文庫

門人孫

寬柔生

全校

戴章漢 英

男

姜朝烈 承武

吳之璋 章玉

全閱



頌四○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六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之以類附焉凡五卷○說纂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疏曰此特解周頌身魯商之頌則異於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咏僖公功德纔如變凡之美者身又與商頌異也○按頌之義合先世功德歌而咏之以達於神使後世

子孫愛而慕之故其詩中每首追敘先烈啓發後人意然其詞直而不激實而不浮敘事而不以興乃王者之言又以為宗廟之事也然周頌之詞近於正而婉魯頌之詞近於誇而浮商頌之詞近於簡潔而明肅其所以存魯與商者何耶曰魯為天子之宗國商為天子之先王其所以存之者亦為臣子之心也○孔曰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元鳥皆一章者以其凡雅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凡雅之篇無一章者頌皆太平德治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之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新安胡氏曰補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身○止齋陸氏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疎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

周頌文庫

也○蘇軾周頌皆有詠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凡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書謚列實夏商周書各為一列當代異其第則詩本六當代為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既有商魯頌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清廟章

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全旨此詩見洛邑既成新率諸侯以祭的意意以文德無射于人為主文德不可見而觀德之在人心者便可見文德首句提起肅雍五句是言奉祭者皆體文王之德下是即上意而嘆文德之盛也全要驗盛德之在人心不重人心之誠上○周公作此樂歌蓋以文王收拾天下之心是舉廟中以見天下總無有射于文德也故上言顯相多士而下總之曰人：字該天下而言

也

於音穆清廟音顯相音濟音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音在廟不顯

賦也於嘆聲穆深遠也清靜也肅敬雖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犬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緯○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曰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敷於人也

合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曰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若謂有廟之格固所以思存亦所以觀德也今日清廟之祭不可以觀文王之德之盛乎於穆哉此清靜之廟神靈安于斯股薦行于斯此固一人主堂以見文王之地

于

而目与群王百職具見文王之地也故當祀禮方行群后畢集尊而助祭者不有顯相乎而肅以致其敬雍以致其和顯相一文德也卑而与祭者不有多士乎而肅者如其敬雍者如其和多士一文德也文王之神在天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天而以心之和敬者對越之若与在天者相感孚也文王之主在廟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廟而以心之和敬者駿奔之若与在廟者相左右也夫清廟祭事已在奕世久遠之後而顯相多士亦非復左右奉璋之徒矣而猶然若此焉是可見文之德可以光四方可以顯西土亦可以光顯于千百世之天下何其彌久而彌彰也豈不顯乎文之德可以肅髦士可以趨六師亦可以趨走乎千百代之臣庶何其弥久而彌篤也豈不承乎吾知文王未沒天下之身濡目染者惟文德也固淪洽漸漬于其中而不自知文王既沒天下之夢想謳思者亦惟文德也又聯屬維繫于其中而不可解信乎無有厭射于人者矣此文王之德所以為盛也

周人世祀而登歌之也宜哉

析講此詩周公作于攝政之七年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之也疏義曰廟有
門堂寢室攝字周圍其深遠清靜可知三山李氏曰事神之道尚潔故曰清
廟此句要點出文之神凝于斯文之主在于斯并主祭者一段精神含蘊于
斯而顯相多士皆与焉顯相助祭之公侯多士執事之百職方山謂顯相多
士俱是諸侯但尊卑微異身奔詳之肅雍即是文德秉文德即秉肅雍蓋互
言之雍、在宮肅、在廟文之德周然而以顯相多士相承互說正見其無
一人之不體身肅雍秉德雖就祭時見之亦不專指相祀一節統平素身自
其德言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
与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在天以神言對越有景仰昭事
如將見之、意此心對著文王心無他念、無他適也在廟以主言駿奔有
周旋趨踰如將弗及之意人主生而奔走天下猶易沒而奔走天下實難今

有

又

且

駿奔走而曰在廟則文德之感人更為可想此二句是一時事非既事其神
文事其主之謂然對越亦只于駿奔中見之蓋在天之靈即憑于在廟之主
也總是心之和敬為之不可分身心看此正是聖德在人心處德之昭明不
昧曰顯人之恭敬奉持曰承此句總承上意無射句又粘顯承來惟顯曰承
若是人心又安得有厭射總見文王雖逝而文德之在人心昔雖當沒世之
後猶淪肌浹髓而不能忘人字泛指天下之人說而奉祭者在其中即廟中
以見天下也

清廟一章八句○書稱王有新邑烝祭歲文王驛牛一武王驛牛一賁周

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佾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
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
三嘆有遺音昔美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後序
遲也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嘆之身漾因奏樂耗豆上奏登歌獨上歌

不以莞弦亂人亨欲在位者編簡之猶古清廟之歌也。○九峯蔡氏曰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暮矣烝之祭也。○按書以丕顯屬文謨以丕承屬武烈疑此不顯不承兼頌文武且書又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于尊也。○按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呂氏曰定都之初肇祭感禮大享群祀雅祀典不載者成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事也兩暘時若大後以成報神錫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新邑為言若濶于事情者不知人主臨御之始齋戒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神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庖翟之賤亦有享顯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宜公以為首務也。○孔氏日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感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薛昆陵曰此詩祭文王而不言文

王之德惟曰顯相多士秉德者何也蓋君之聖若臣必賢德之感若人必法六德九德者每萃于建德之朝靜言庸述者難容于聖人之在自古然也。○孔氏曰一倡謂一人始倡歌三嘆謂三人讚嘆也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考故但以熟弦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信于無窮是有餘音不已也。○朱子曰一倡三嘆者一人倡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換歌之類。○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故舜之韶樂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六惟堂上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豈以堂上特歌而名之歟。○按漁之象曰先王以享帝王廟蓋萃渙之道也故周公首事焉厥後漢創未央而登歌首奏宋人都汴而親廟先立尚六間清廟之風而興起乎

維天之命章

序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全旨此詩首節贊文德之盛下是欲永其道之傳也只重贊文德上以純字作
音駿惠字萬字俱根純字來文王之德上全體于於穆下行慶于子孫語意
一貫文德之純惟同天道之不已則其可以示法於後人者又何有或已處
故後人心順之厚之方能以此心之不已而合文王純德之不已也惟文心
同天故与天合德必後王同文方可与文合德○首節言德下節言道者自
文王得之心而言則曰德自後人所當繼述而言則曰道即德之見于事
者如護訓功烈禮樂文章是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上乎音中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六祭文王之詩言天道
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与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
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

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合祭此六祭文王之詩若謂言祖烈者必本乎德言祖德者求端于天是故
維天之命於乎其深遠哉通浪相禪而無一息之停何不已如之命流于不
已則天之所以為天盡于是矣文王之德於乎其不顯哉純粹至精而無一
私之雜何純如之德至于純則文之所以為文盡于是矣夫天道不已文德
之純亦不已天也文王也何間然之有哉

析講此節贊其配天道于無窮也舉天道聖德而並言之此便是贊文王之
德之盛非是以天頌文亦非是以文擬天也於穆對不顯輕看只是贊詞不
已與純乃天道聖德之實當重看穆是揅緘不測不已是循環無窮不顯是
光輝宣著純是渾然不雜不已正是於穆使或已焉則有端倪可見而於穆
矣純正是不顯使有私欲雜焉則非顯矣昆湖云穆是即說不已者之深遠
也顯者是即說不雜者之顯著也此分合更精明○講法須云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未有能全體之者於子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無二無雜無間斷先後
一天命之不已焉然則文王其天子一自說下○華谷嚴氏曰凡言聖人如
天者以此擬波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
立而並言之蓋有不容擬議者正是贊文德之盛也

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萬之

何之為假嚴之轉也恤之為溫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萬
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
又當萬厚之而不忘也

合祭夫文德之盛如此我後人不當嗣守而弗贊乎願我以不敏之資而荷
莫大之業此正文王之神之兩恤也不知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而啟發我
之思身輔翼我之行身有則我當受之以為憑藉之地凡文王之道本之身
心之間而達之家國天下之大者務期大順之而不忘也然道也不惟我

攸

之當行後世子孫皆當行者也雖是為曾孫者又當率乃繼之收行萬厚
之而不忘焉如是則文王之道將傳于世○与天道相為無窮矣不有以慰
文王在天之靈乎

析詳此節莫其裕後嗣于無窮也假以溢我從已之欲入德而未能來止
為德盛者澤必長故深望其恤身不作疑詞看○不專就祭時說我其收之
連下句看言文王有兩恤于已則已當體文之德曾孫萬之句言文王有兩
恤于曾孫則曾孫亦當體文之德也收是不欲遺後墜壞意蓋祀宗以德垂
裕未始不願子孫之象贖而或自作不典無以為承受之基則雖其祀宗在
天之靈有啓佑之意而往○不能身體其道兼永其祀故曰我其收之又曰
曾孫萬之惟求無負于所以恤我之意耳文王之道本之身心而達之家國
天下皆純德之見諸行事者不安于小成而必欲克拓開廣之故曰大不敢
作聰明而必欲持循據守之故曰順我行之曾孫又行之立之相續便見萬

厚只是大順者愈大順之而不忌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慶源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詞也。我其收之幸之，詞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詞也。曾孫萬之又望于後人之詞也。此詩在鎬之祭與洛邑之祭不同。

維清章

序維清奏象武也

正

全旨此詩重贊文典上首二句言聖典之當法下贊其為致治之祥正見其必

當法也。○頌熙二字原文文王之心法而用之于此則有由心法以繼治法意

○始祀作武王始祀文王以王禮之時說

維清頌熙文王之典肇禋罔迄罔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之明也頌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

明而頌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贊維周之禎祥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

合祭此亦祭文王之詩若謂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典惟我嗣王所當清而明之使之昭著而不昧而又頌續之使之常熙明而不已者乃文王之典也蓋經畫本于一心損益鑒于二代勒成一代之典皆所以闡文德之精而備王道之大者也故自始祀文王之時以至于今其間闡承家者用是典而成永清之業繼體守成者用是典而成日靖之休莫不有成績之可紀焉則是典也始以開維麟趾之意萃兩間之太和而以周官法度之陳闡萬年之景運寧允我周之禎祥乎夫以文王之典而為周之禎如此信乎後人所當清明而緝熙之也

析詳此章首二句文平而意事文王之神在天而文王之心在法如紀綱法度之施皆其精神心術所寓惟法久則易湮所以貴清明法久則易忘所以

貴獨熙蓋經畫宣布使之大著于天下又無時不然而使之常布于天下正緣文王之德原獨熙敬止其所垂為典者後人亦當獨熙而常清之也典正與法異蓋法隨世而數易典垂世而不刊故不曰文之法而曰文之典嚴禮自武王創業時言述字中含成王守成意用謂用典也兼變通遵守二意禎字即在有成上見不必以鳳麟河洛等形容此蓋即典為禎也未要做出法典意凌不精明而緝熙之是自棄其禎也可乎哉

維清一章九句

烈文章

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全旨此詩重報功上首節歸功于諸侯下皆示以報功之意或將戒勉修德另做一領不知愛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也古人相報之厚其美不忘規類如此○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則工歌烈文死獻其功之謂

烈文辟韞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

祭後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後我子孫保之也

合參此祭于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若謂宗廟之祭我王之辟公相之

者也今茲啟禮畢稱而神釐永錫六庶幾祭則受福矣豈多一人之自致哉

惟我辟公盛德素享于神明侯度益欽于格廟其顯○印○而光輝之發越

者是其烈也其躋○濟○而度教之不愆者是其文也以此而承吾大禋則

馨香感而嘉貺隨集矣凡其如幾而如式時萬而時億者孰非辟公之錫也

然豈曰惠及一時已哉多福之來同愈久愈篤殆惠我以無疆之福嗣是而

子而子其克保之嗣是而孫而孫其克保之是維祀考燕翼之澤而辟公之

毗益我文子文孫者亦已矣

析講此節是歸諸侯以錫福之大功烈文句輕祉福三句一順說下祉福就

王者一身言祉福乃神錫而云辟公者蓋助而獲福猶之錫也辟公獨對越之誠以格祖考。以辟公之故而福我一人是今日之祉福皆辟公之所錫也極成業而致盛治方是王者之福非徒以富貴言下二句是衍此祉福于無窮也祉福身之長久便是無疆而子孫保之即保此無疆之福語意相連不斷此節正所謂成功也。大意謂精誠之極昭假于神而通神之貺以及于我遐遠之慶敷錫于我而綿我之祉以及于子孫則予今日所以格祖考而歆一時之福極他日所以延後裔而垂百代之休光皆辟公賜也

無封靡于尔邦維王其宗之念茲成功維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傷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後汝之子孫維序而益大之也。合參夫辟公有錫福之功如此我將何以報之乎念尔平日之在邦也取或

有宋無封以專利賈出有經無靡以傷財維王罔崇隆殊常之禮以尊崇汝矣又念汝今日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崇及尔身未足以為報也必使汝之子孫維先序而永膺第土之封祿前休而永承屏藩之寄益光大之而與吾之子孫相為靈長可也如是則所以惠我無疆者庶乎其少爾矣。析講此節示以報功之意首二句從今日助祭想到平日恪共職守歷。可嘉只此無封靡已當崇慶况有大于此者乎只引起助祭錫福之功所當報耳取之有制能遵我周九賦之法是謂無封用之有節弗違我周九式之規是謂無靡崇之是尊禮褒賞之意皇之只是繼諸侯之緒與國同休即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不就加地進律說報功以及子孫為極故特推極而言或謂尔使戎子孫保之故戎亦使爾繼序皇之則淺陋甚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乎**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

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合參然我之意又不止此也人固有恃勢力以為強者矣豈知莫強者其人乎能盡衆善而衆善咸倫則大道有以立四方之極四方雅遠皆以之為訓矣何強如之人固有假爵位以為顯者矣豈知莫顯者其德乎能備君德而衆理畢具則盛德有以立百辟之準百辟維衆皆于我乎儀型矣何顯如之夫道德之能感人如此觀諸前王可駭矣於乎我前王也身雖已沒而思慕之者愈久而不忘正以其道德之盛而四方訓之百辟刑之者自不能忘也

以先王為法則人亦不忘而崇之若弗替于後矣可不勉哉既歸美于前又勸勉于後可謂得待臣之道矣

析講此節上四句言道德之強顯下以先王之感人者驗之此与抑詩不同

彼重在道德感人此重在無競不顯不作效驗說無競以勢力形之四方訓正見其強不顯以爵位形之百辟刑正見其顯道即日用彝倫之不可缺者故泛言四方德為臨民御衆之祿當盡者故專言百辟前王邑文武在內勿用出不忘是言天下後世之人仰慕愛戴之不忘也正道德之能維係人心處但訓行在當時不忘在後日語亦有辨當奉祭廟庭時將人心思慕前王來點醒他使其惕然有感動意咏嘆淫佚有餘不盡之思若直說要他取法前王意便索然○上王云無競四句雅若概以成語引起即已直指前王矣故下緊接不忘六倒裝文意也彙前王堯住六若自勉者而勸辟公在言外意味深長時諳必欲找足則嚼蠟矣○成功固兩當報而道德則所以保我功者又何可以不修着於乎二字一為咏嘆令辟公想那不忘的緣故有不容不盡人不修德者矣○劉景誠曰公言之則人與德異合言之只是一個德故總註只云先王之德

也 烈文一章三句○此篇以公瑾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

天作章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世

金音此詩頌太王承天啓後之功當以太王荒之句作主言太王上承天意以創業下啓文王以成業皆太王之功也不可以太王文王平說大意謂能如文王之康始無負太王之荒未言子孫當也守以慰太王之心也荒之康之保之俱指岐山言保岐山在于保天下保天下乃以保岐山根本之地能無淡念○此詩全要歸重太王故註曰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蓋文王亦不過承太王之緒而安之也

天作高山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祖矣岐有夷之行即叶戶子孫保之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祖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

是

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被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一保守而不失也合祭此祭太王之詩若謂我周之天下大統雖感于今日而肇基寔始于太王是故知創業之所以難則知守成之所以不易矣誠以岐山之高撫而有之者固我周也而所以使之得撫而有之者天也蓋由帝鑒下土而求奠之心孚于明德之主故乃眷西顧而与宅之余遂宅于岐山之陽天固作之以待太王也而太王亦豈不善承天者哉吾見其體國經野而躬親乎胥宮之勤啓闢終平而曲成乎荒度之積是雅盡人之能而允答乎帝還之望也夫太王既作之于前美文王則因其垂成之勢而修和輯寧以安此岐周之民焉夫此一岐山也太王作之于前而啟文王以安之于後以故昔為險阻之區今則人歸日衆而有平易之道路觀岐山而念功非皆太王上承下啓之成業而為今日永清海宇之丕基矣予為子孫者慎弗恃乎天而必盡之

以人當仰思乎祖而善繼之于後以文王康之政為政而上承乎太王作
之之功保此岐山于不替焉可也如是則有君之行求為萬國朝宗之地而
我周植本之固永為萬年不拔之基矣否則豈太王之所以望我後人者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太王基業之功下則望後人之世守也周之遷岐本死
得已而周家王業寔起自岐山故詩人言此非人所能為真若天造地設以
符此明德之君者故曰天作云云荒之不但作屏修平須兼居民授田看凡
一切教養已草一做一番了兩謂草昧經綸也彼作句六不可輕形勝造于
天故云天作草昧闢于太王故亦云彼作見得太王之功直与天造也文王
句不得与太王並重謂彼惟善承天之所作如此故文王曰得而康治之設
太王無以作之于前文王何由康之于後也康之以治岐之政言如惠鮮懷
保稱寧終和之類要入培植岐山之命脉意彼祖二句總承太王文王來却
重太王上有夷之行是地闢民歸昔為險阻之區今為都會之地保字六重

在保太王之業蓋岐山在昔為王業之基故岐山在則王業在而太王之靈
如在岐山在今為天下之本故岐山安則天下安而太王之神始安徹弦云
履豐鎬之洪圖則追念岐陽之啓闢撫蕩平之大業則繹思草昧之經綸此
正所謂保之也保者死謂止保此一隅祖宗以一岐山而遂有天下子孫固
當以天下保此岐山然亦是修德行政以保之不是泛泛去保也

天作一章七句○太王當年仁人之歸不隕之問種可思詩人不言而
獨汲念去藁尔起家之地以為使子孫者知天人之相求其故甚微果何
息可以少懈而後前休無窮不獨入席時始不忘也○高山之當保固矣
何以復有遷豐之舉遷豐正以保岐也拓其擁衛乃以鞏其本基又何以
復有遷鎬之舉遷鎬正以保岐也羅其局勢乃以深其根蒂若平王東遷
一舉而委之戎狄所謂子孫保之者安在劉豫得關中而不能守遂使中
原淪陷幾數百年始知能守不如能守古今一轍○疏義詩意首尾主岐

言之故知為祀太王也

昊天有成命章

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全旨通詩以不敢康句為主文以敬止武以敬勝皆此不敢康之心也即基命
宵密亦不敢康到精微處身只一心字提綱所以修德基業者在此所以觀
光揚烈者在此所以輯人心凝天命者亦在此心外無德外無余不分三
項○先言文武將以引起成王見得成王能修文武之德繼文武之業而保
文武之命也重成王守成一復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宵密於音緝熙單厥心肆其靖
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宵
宏深也密靜密也於嘆詞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

成

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
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
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
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
矣

合祭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若謂我周王業創之者固本于
文武而守之者實賴于成王彼昊天祚周以天下既有一定之命我文王以
敬止之德受其命于三分有二之時我武王以敬勝之德受其命于天下一
統之日其所以成一代之王業者已逆其盛矣使繼之者死其人亦何以保
是命哉惟我成王繼文武而受命兢兢業業惟恐成命自我而墜而不敢以
康寧為但見其夙夜積德以承藉乎天命者其德已造于宏深焉而無一理
之或遺又極其靜密焉而無一物之或雜是成王所積之德即二后之德所

于

基之命即二后之命矣嗟我成王也其子文武之業緝而續之光而明之以觀文王之耿光而克盡手為孫者之心矣以揚武王之大烈而克盡手為子者之心矣故今天下安靜萬國咸寧視四方彼同四海永清之日猶故也祚周之命寧不保之于無窮耶夫成王之德有以繼先保命如此是宜于登歌而頌之歟

滅

析講此章上二句本其受命之自下及其保命之功也我周有天下之命已自一成而不易故曰成命二后受之以敬止敬勝之德受之也曰成曰二后受俱見成王居可康之位有可康之勢而不敢康此為積德基命之本不敢康二句串講不可把存心積德兩平看上思天命之難謀下思先業之難繼此其惕然不敢康寧的念頭正修德保命之根本夙夜是言工夫無間斷處宥密是言修德到成就處屋之基址曰基德立于此而命承于彼如智憑藉者然故曰基命凡繼世之主多謂度寵承休可以宴然無事遂至逸豫滅德

的

無以為承藉天命之基今之夙夜積德以基命者直至宥密之地而後已作一氣說宥者萬理皆備而並無涯際遠大之命原非可以淺隘之德基也宥者一理粹然而毫無滲漏嚴謐之命原非可以粗疎之德基也緝者繼續文武之業而不自我墜也熙者光明文武之業而不自我昧也或謂緝熙註雖屬業說還本德來盡心如觀文光則繩祖之心盡揚武烈則肯父之心盡是也心即不敢康之心念不敢康即是單厥心單字作完滿看與盡性之盡一般此二句蓋覆講上二句意而嘆美之故註曰是能云緝熙覆轉基命單心覆轉不敢康與宥密意肆其靖之斷王時說二后方與天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任息所以靖之者不無望于後人惟成王觀光揚烈依然不改于彼同永清之日正其能保二后之命于無窮也靖之謂休養安輯之也如政清刑措禮陶樂和之類○成王守成者乃頌其基命可見我周世世開基者也我周之心法念對基者也蓋命之未集不可有徵幸之心而

命之已集不可有倚藉之心故于二后僅言受而于成王則言基見命之堅固不拔全賴于成王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此康王以後之詩。歷觀古昔以至今日雖立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尔獨周家為不然以此知成王之功為大推其所以只此一點不敢康寧之心文皇與魏徵論創守孰難魏徵曰守成難開創者其功大守成者其德至也然則此詩豈獨頌成王之功哉

我將章

序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全首此詩重親一處不可把尊親平看上二節奠天與文王之享以祭時言

典

未是欲常保天與文王之享以常時言首二節是一時事勿分先後不敢必天之右而必之于文王不敢以氣類之接必文王而以遵興諸四方必文王然且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若不可莫律者焉。法文也絕不言

天以文一天也畏天也絕不言文以天一文也正見其配處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配

或

合祭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祀上帝之樂歌若謂我之大享明堂也帝以親配禮固由于我起神以人格儀尤貴于及物或自我將之致其敬而敬焉或自我享之致其信而信焉有少宰之羊也冢宰省之我則將而享之昭氏力之普存非若圜丘之蕭粟矣有太宰之牛也宗伯省之我則將而享之薦馨香于冲漠非若冬至之用犢矣去盡物者存字人而求格來享者存字天惟此上帝之尊庶其鑒于一念而降此牛羊之右乎

析詳此節言俗物以事天而奠天之享也明堂之禮古無其始自我倡起二

法文王之請四方也日諫曰：然也伊嘏句輕祭時稱之：詞右字与上節同即尊臨也注在此之此字正指上帝之獨言之以人對天只好說個莫望之意故首著一維字以維字祖可驗其感字之素故次着一既字不敢必与若言以見其必，然，是說詩者之詞非初人明者自言之詞然措詞亦不可不念此意也。○考有虞禘黃帝而郊魯，夏后氏禘祫而郊禹，商之祀未之前聞也蓋周公之意以為思文后稷既配于郊矣以文王之德不祀之于郊又不可禘也于是有明堂之祀焉他自祫廟之出又特為立室列于昭穆之外以為百世不遷之廟則其以德而勸後人之意深矣至于樂歌又以法典為說去周公之意豈特報德先王也哉憶彼其後人服膺是初則其典禮之今存可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与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与文王

所以降鑒之意乎

合祭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然仁人不以天之既右而弛其享帝之誠孝子不以親之既享而怠其享親之敬乎今日其敢以自肆乎哉我其自夙而夜凜明威之有赫而時切去欽若之誠儼帝鑒之有嚴而不懈去時歲之初庶幾動与天合行与理俱天与文王之降鑒乎我者于以保之于弗失也蓋天与文王一也畏天所以畏文王畏天有常則天之降鑒有常而文王之降鑒亦有常矣否則冥之中必有厭棄我者而敢不敬哉是初見周人純享帝其親而仁孝之道而無愧矣

析講此節承上二節末見得天与文王之右享者允享以物享以敬也三句一滾說下首二句主天言不言文王統于尊也天威如涉降日鑒出王游衍是也畏天威如憂勤惕勵戒謹恐懼無一時一事一念不然便是此二句只謹畏天不必入文王按微言仰體日鑒之微意而不徒恃字牛羊之將享遠

紹昭事之小心而又有加于文典之儀型言人即帶文王在內而上玉謂畏
天威即是畏文王理不事補語亦不容補也極妙末句見侈然自滿玩天喪
天則皇天弗尚文王弗恤矣降鑒于今者可常保于後哉蓋明堂之悚惕易
而平居之敬畏難故言以自矢云尔。○右享与降鑒有別右享自神享之言
降鑒自神意之鑒其誠言蓋降鑒又是原右享之意也若云降鑒即是右享
此只就祭時言又似狹矣

我將一享十句。○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
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
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子園丘掃地而行子器用陶
甒牲用犛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于季秋之
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
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

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而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
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我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
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曰請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
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
天与文王一也。○滌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于郊又無屈天神于
宗廟之禮故特尊其祀于明堂斯為曲盡矣。○問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
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祀之故謂之帝。○古我
曰宗祀者程子謂以宗廟之禮享之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
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于七廟中獨奉大禮于一廟故迎主致之以配帝
也。○禮士按樂記曰武王克商祀于明堂新論云神農氏祀的堂有蓋而
無四方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則以堂為祭祀之所上古已然惟
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昭于周公孝經以此贊其孝而曰孝莫大于嚴父嚴

慰字恐歷字之訛

父莫大于配天所云嚴父蓋主周公尊文王而言也文王有盛德宜享此
盛禮武王未受命一切制度俱所未定周公成之孝親加焉後世不達此
義誤執嚴父二字以為凡有天下者必尊父以配天慰漢唐宋莫有能正
其失者司馬光曰事親者不以殺祭為孝貴于得禮而已孝經曰嚴父莫
大于配天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
父也故引之以証聖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
者皆當以父配天也後漢為孝也朱子曰此是周公創立一法如此將
文王配以堂永為定例以後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
了其辨本明足破千古之惑

時邁章

序時邁巡狩古祭樂望也

全旨通於要得武王巡狩而告諸侯口氣通以昊天其子句為主首節以時巡

告

而冀天命之歸二節是神人受職為受命之徵三節是政教並修為保命之
道俱就巡狩時言之皆見天之子之也蓋始不敢必而終則信其然允王維
后允王保之正與昊天其子之相應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樂望祭告諸侯畢
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子
我蓋不敢必也

乎

合衆此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若謂我周當商命爰革之初正人心望
治之始我也以諸侯無統身玩百神無主則渙乃起而時巡之于以朝會諸
侯祭告百神為固奉天而行之者也不知天子冲澆之中有以默相乎我而
子之以為神之主政教之宗豈耶若誠不能無望于天矣
析詳此節上句兼朝會祭告言下句冀天命為人神之主言此乘干戈甫定

予

之時周行方岳以舉巡狩之典也乃革商之禮最初一巡所謂春東夏西秋
南冬北是也朱子註不過引言後來周公所定之禮非正解也按周制十有
二年王巡狩殷國殷衆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
朝于方岳此周公制禮以後事此時王未作况武王克商七年而崩亦未
嘗有十二年在此也勿泥十二年之說蔡九峯曰柴燔柴以祭天也望二秩
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各設於巡狩之方也通解考
武王在位五年朱子十有二年云者蓋此詩雅武王巡狩作而後王巡狩
因而皆用故朱子又舉周家二代之典見于周禮秋官大行人者如此身其
實說此詩者只宜在武王巡狩之初說子之兼神人之主言會清明于一朝
秉圭望以萬國孰為致之耶意天冥運于上而使子代督之者耶子不敢知
而敢恃之乎有不敢必意然冥已子之矣故以下節驗之自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震動疊懼懷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
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
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

合系然天雖不可必而驗之行事則有可徵者焉天與我周定右之于臣民
之上序之以夏商之仁矣是以使我巡狩所及以朝會乎諸侯也則申明王
制以震人心玩愒之餘而四方諸侯自幾甸之近以至要荒之遠莫不畏威
懷德而震疊之不遑焉以祭告乎百神也則懷之而使之莫不來柔之而使
之莫不安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來格來享而感孚之速焉玄神
人之受職如此信乎周王承天之眷主乎幽明為天下君而昊天之子我者
為可驗矣

於講此節首句繫承上就來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承受曆數言震之正指
朝會是初有天下出師令以約束之如頌正朝同律度之類言終考其政治

棟

尚未施慶讓黜陟而天下諸侯已莫不震疊善者未敢自信惡者業已悚然
恐難逃新天子之刑誅也懷柔指祭告言懷之而來假來享柔之而罔怒罔
懼蓋百神無不感格而就百神中舉其最大者至河循其軌而不泛溢戾安
其所而無騫崩皆嚮蒼于新天子之秩望也俱要見天使之如此宜在莫不
字與及字上着精神若天言身為子對神言則為后既為神人之后未有不
為天之子者非所謂寔存序有周而何○震疊懷柔正皇存序之寔蓋禹方
朝會百神感格為祀天意着注為能至此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載于戈載震于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載震震韜肆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
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
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友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
也

意

舉

合衆然天章固驗于神人而保命寔賴于政教肆我今日掃商家之穢濁而
開天下以永清之治撥商家之昏亂而整天下以文明之風明昭乎我周也
于是乎辨天下之泚惡別天下之功罪而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
侯則有以彰善瘴惡而其政修矣又載于戈于不用韜弓矢于不試益求懿
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有以偃武修文而其教洽矣夫天道視君道為去
留也今政教兼善如此身昊天之子我為有弟矣不信乎周王之能保天命
哉吁若周王者真能達觀于天人之際矣

析講上節已然事此節未盡事昭明有周言驅穢濁而布清明見天啓其運
以為政教更新之會也此句起下文式序一句對下四句作政教平看考其
典章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然二意須申言立一定之式以序
諸侯功罪最嚴慶賞予奪一準乎此○正震疊之寔事也蓋天子序之于天
諸侯序之于天子惟存序之命既出于天身式序之規自當行于天子此政

最

之行也載載二句只起下文教化意勿以偃武脩文平看樂祀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求非講求如訪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是矣昆湖云如敦信明義及五教之類皆是夏始之初人心易染于曰又易即于新惟懿德可以消人心不逞之志惟懿德可以開人心不泯之理時友為穢德所染不知自求故特求而布之求字隸字敢是着力字面此正時道中固結人心維持國本有一段精神聚係處此教之行也未句根上政教求須補昊天上帝之意如式序行是能保昊天作君之命懿德求是能保昊天作師之命也○漢唐諸君皆以窮兵黷武宰割天下禮樂之治忽焉不謹惟文景章以貞觀元之治敦崇道教有三代遺風然皆雜而不純未可為後世人君法也嗚呼此武王懿德之化所以獨絕也歟

時邁一章十句○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載于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王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友

執

樊遏渠天子以享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友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舛王云肆友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永嘉陸氏曰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与他廣樂不同○黃氏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所以示天下來世也康成樂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紹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橐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安成翁氏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皆作于周公固可以時邁為肆夏思文為納夏矣至于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為韶夏左傳國語之注恐難盡信○周取天下得諸侯之利故其保天下亦憲

執

諸侯之害廢兵求靖正武王權術處○慶源輔民日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武序在位之諸侯又与之相期以文德治諸夏而無相尋于干戈弓矢之中所謂偃武修文者是矣雖詰尔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与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此也

執競章

序執競祀文王也

全旨此詩上二節是頌三后功德相繼之盛下二節言今日奉祭獲福之隆二后俱有功德如執競德也而乃頌無競之功上帝是皇功也而乃頌不顯之德者蓋創業不言功則子孫不知創業之艱守成不言德則子孫不知保守之難故各舉其重言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執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

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丞若也

合祭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若謂王者之興其功德在當時其福祿在來世正後人亦當崇報于無盡者也乎今寧敢忘三后哉彼帝王功業起于一心我武王敬以勝德義以勝欲以一心而秉剛健之精則亦以一心而成春定之烈所以應乎天而順乎人脫天下于毒痛而登之永清之治者夫固有以擅其盛而天下莫強也夫孰得而競之亦越成康一則宥密顯熙一則對揚先訓豈不顯哉以一身而奮至德之光則亦以一身而膺上帝之命所以嗣歷服而莫與圖之天下于一統而免夫分崩之變者夫固有以承其休而大業不墜也殆亦為上帝之所君乎

析講此節上二句言武王有執競之心而成定天下之功下二句言成康有不顯之德而膺君天下之命執競以心之純言如敬勝義勝不泄不忘是也此乃作聖工夫不可謂有心于建功意然心者立功之本故做出許大功業

奠與定

持維

大

自邁千古而獨隆是日無彛執使是競非有個自強不息之心而又有二心以苟之也武王手闢宇宙死弱植而能勝維心執競斯烈無競而競字正相灼不顯暗指下斤：句意上帝是皇尚注中六字本武王來言天向命武王為君今亦命之使繼武王為君正見其功德之稱也天抵創業之君開天闢地其為天心所屬有不待言至于守文之主類多憑藉祖宗曰業乃今成康以德凝命其為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何異

自彼成康查有四方斤：其明

叶謨郎反

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着如此也

合系然成康之德之顯何如蓋自成康之嗣服而統有天下也士宇無煩于改闕而考教所及有以知聖外之規四方之異俗者友固查而有之矣然豈德之晦而不足以增前人之光哉蓋其當亂畧既過之餘而緩天下以文明之治承大統既集之後而開天下以潤色之猷德之照臨者斤：字無遠而

綏

不著明也其不顯也如此誠有光于無競之烈矣上帝是皇豈偶然哉

按謹此節專言成康者蓋武王之德著于功人皆知之成康之功蘊于德又席守太平無事人容有不知故專言之奄有句有坐享其成意然重德無遠不及以極言其顯不重統有輿圖上斤：本不顯之德求謂其治之所統撫于四方以見其德之所被亦光于四方也禮樂刑政宣布于天下而為民所瞻譬如日月中天無處不照其為德之明著如此則其有光于武烈而為上帝是皇益可想矣。合上節周命之新非武不集其功易知而惟推本于執競之原則我周之開泰者德所以獨高周祚之厚死成康不培其德亦易知而維詳覽于昌明之理則我周之保養者功所以競集今日之祀報功昭德其不虛矣

磬

鐘鼓

音將

音將

音將

音將

和也將：集也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合系夫三后之功德固皆極其盛矣我後人之奉祭也其敢苟多彼樂必有鐘鼓然而鐘考鏗以立節吾懼其武也鼓嚴謹以立動吾懼其揚也今則統衆音以和考死抑衆音以發籟何惶欤樂必有磬管然而磬考清以立辨吾恐其離也管考濫以立會吾恐其淆也今則同倫而並奏亦異體以殊音何將欤歟由是元音之蕩滌則幽明皆合其歡備樂之清明則神人胥洽其和但後三后来格而福之降也不穰其多乎

析講此節是以樂盛而獲福也鐘鼓二句包八音在內鐘鼓以樂之大者言磬管以樂之清者言惶即統如意將即翕如意樂之大者難于集惶將樂之和集皆三后功德之播宣當形容功德之時正考越神明之際神心未有不格者所以降福之穰皆三后功德之垂祐所說云和集中見其足以播無競之則揚不顯之懿降福如云浮荷無競之休于不替承奄有之慶于無窮也極醒透

降福簡威儀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簡大也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免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合系夫降福穰而多則必簡而大矣然不敢以是而自急也威儀之著及之然愈益謹重是以一敬感通神皆既醉既飽而福祿之簡而大穰而多者自來反而不厭也無競奄有之道澤不其寵承于不替哉夫功德感于前而福祿隆于後此三后所以為可頌也登歌之際安能已于揄揚哉析講此節是以禮謹而獲福也與上皆一時事簡根穰來積之多則合之而大也反當玩註益字不是至此方反只是禮行既久而益自謹重如羨越駁奔之初也醉飽就神說正是感格處往說就尸言似太拘來反者福而又福反覆不厭之意功德有餘烈則福祿有餘休無競奄有之道澤自寵承于不替矣

執競一章十四句。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思文章

序思文后稷配天也

全旨此詩首二句言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下六句極言后稷養民之功正見其德之可以配天也重養民上非以啟對養說蓋啟由養而起也。稷以穡事開國人但知其功在養民而不知立民之命即立民之性雖敬敷在司徒而文明之窾繁先自稷開之此詩大意是就他養民功用形容到極處以思文為主思文正在陳常于時夏見之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之育十日無此疆尔

界叶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道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

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使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詔而命之也

合祭此尊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若謂有天下之大德者宜享天下之大祭人知我周尊后稷以配天矣孰知有配天之德乎彼高明覆博生養萬物天之德至難配也惟我有文德之后稷參贊天地彌綸造化直足以克配彼天而無間焉何以言之蓋天生蒸民不能使之自遂其養稷則啟民稼穡使我蒸民皆得以遂粒食之願者莫非其德之至極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正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稷特承天意而徧之于民是稷不惟有德于民而亦有功于天也夫民既得養則民生遂而民性可復是以無有此疆彼界之殊皆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也向使粒民之利有未徧則亦奚暇于陳常哉后稷粒民之功至于如此信乎可以配天而無愧矣南郊之

祭誰曰不宜

析讀此章思文二字即昭下陳帝說要得裁成輔相開物成務之意此正經
天緯地之文也配天言其德之及于民物者與天無異非指祭時也立我二
句是民蒙后稷之養凡人恩及一民皆可為德稷獨合庶民而粒食之則奉
天下後世皆被其恩正是其德之至極也貽我二句是后稷體天之心上粒
字概言百穀此來年又就粒民中挑出二種而言華谷嚴氏曰稷播百穀獨
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段氏曰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
豐稔之占又正缺乏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為善蓋曰穀既沒新穀未升之際
若非來牟續食生養便有不備也故此來牟乃帝命之美利而自稷貽之則
樹藝之啟于是乎備生養之利于是乎徧天下始無阻饑之患矣要見稷之
養民皆體乎天也無此疆二句言無往死稼穡之地則無往非常道之陳
常只在養上看出陳非稷陳之也注中得字最有斟酌恒產既足然後恒心

興

可與是活斯民於阻饑者稷之德而脫斯民于禽獸者亦稷之德雖不是稷
去教民而教之亦得施者則稷之功也其與上天生成覆幬之德真可配矣
按舜命禹治水之後首命稷播種次命契敷教是稷固贊禹之緒而又有成
契之功矣此意可會參

思文一章八句○國語說見時邁篇○嚴緝公羊宣公三年云郊則曷為
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自外入者無祖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黃氏曰生民為
述事之詞思文為告神之詞此雅頌之所以異歟○濮氏曰此郊祀獻后
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矣○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
明堂其義一也而我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
王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主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臣工章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全旨此詩以敬公為主咨如成法正所以敬公也次節承此申戒吃緊在維暮之春一句首節先發所戒之端言其當咨度成法次節乃詳所戒之事以見其當咨度也總不出順天時盡人事以護地利而已

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如音孺

賦也嗟、重歎以淑教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家也釐賜也成、法也

如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當來咨度也

合參此戒農官之詩若謂為農之事君重為民務為而農官則行君令而致之民者也嗟、臣工或任鄉遂之官或任都鄙之寄皆職于農者也尚其敬爾在公之事而無曠厥官可為蓋田野之事雖微而皆出于朝廷之兩經畫

當

詳

凡夫乘天之時盡人之事者王既有成法以釐汝矣尚當來咨于此以求其法制之詳來度于此以審乎立法之意庶講求謹審之下有以敬尔在公而無負朝廷命官之意矣

析詳此節上二句勅以盡職下言當考成法以求盡其職也臣工如鄉遂之官有司稼司農都鄙之官有田畯田正是也在公以農事言農事雖是田野而實關係于公家故農之事乃公之事也率之者謹而民無失時矣一不謹而民有廢事矣故以敬戒之曰敬曰爾曰公有鄭重之意有溫厚之風總是提撕警覺以見職掌甚專不可不實意奉行請共爾位也成法不是開國以來乃成王始置農官時所頒賜者如下節所言便是周以寧曰考之周禮如修稼政簡稼苞趨其耕耨之事辨其重糝之種與天濶以聚水防以止水溝以滂水遂以均水因地之利順天之時皆成法也咨以詢諸人如以度諸已蓋科條雜具用各有宜其間土宜不同風氣不一有許多調停纖悉處務

夫

要講求之審度之不可視為具文而曰吾能遵守之而已也此正是敬尔在公之事

刈

斗

嗟保介維莫_音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_音於_音皇來年將受厥明昭_音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痔_音乃錢_音鑄_音博_音查_音觀_音鉶_音艾_音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暮春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於皇欽美之詞來年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痔具錢鉶鑄鉶皆田器也鉶穫禾短鎌也艾獲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我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合衆然成法之兩當咨度者何如嗟保介農官之副也今何時乎天欲粒民以食即已授民以時人苟仰天之休即宜順天之令今乃維暮之春而東

作可興矣爾亦何所求哉所求者在于新畬之田而艾柞何如耳然爾毋謂時早而事尚緩也於皇來年當此暮春之時將受上帝之明賜矣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天時如此則治新畬以受明賜者不可緩矣爾其盡心勸課命我衆人具此錢鑄之器以治其新畬則查忽之間又將見其鉶艾而收成矣夫來天時以盡人事正成法兩在而臣工之所當敬守而咨如者也尚其勉之哉

析講此節正是咨如成法意首句是叫起之詞維暮句最重是以已至之時戒之下文反覆皆欲其不失此東作之時身維暮二句是欲其審天時如何一句是欲其盡人子于皇四句承維暮句承言天時所當乘命我三句承如何句承言人事所當盡也暮春正來年將熟之期故下遂以來年引起新畬之當亟治也又何求謂當此時又何事外求只該求新畬之如何治耳如何二字正是求正是如包許多人事在內問之也○趨之也新畬雜治一則

熟

土新而膏未發一則土熟而力成衰也六舉此以該其餘身凡田一歲曰蓄
初及草也二歲曰新畲始為田也三歲曰畲乃成熟也於皇七句一氣滾下
只有將字迄字重字上形容時之易至以見當亟于秉時也於皇四句是即
來年之將熟以驗康年之將賜見得新畲當治意來年是已然康年是未然
以來年為言者雖是就暮春已至却要見天心育養下民故言上帝以
此續民食者明昭二字即領上厥明二字謂上帝愛養下民之意昭可驗
特在尔善承之身命眾人乃農官命之錢以啓土五耕用錢鑄以去草立耨
用鑄皆耕益也鉶獲益也鉶艾言用鉶以艾也電觀句預道秋成之在即緊
打着這用康年與維暮之春相首尾見麥始熟稻即熟務耕作即收成一失
此時即負上天明昭之賜亦即負尔在公之職不可不及時圖之也此正成
法亦在能咨度而行之則所以敬在公者在是矣

臣工一章十五句。周命他官無詩獨畝農官有詩想周人以農事開國

故特戒飾之以重其事也。按堯命羲和曰敬受人時舜咨十二牧曰欽
我固帝王所任心法之要也成王承無逸七月之訓而嗟昭格之命悛
不置則周家精神命脉盡在是矣后亦有繪圖以勸其君刻木為農置
之宮中者庶幾聞是而有得也。七月之作用公所以戒成王也
沈悉稼穡艱難之爭臣工之初成王所以戒農官也又議耕耘收穫之法
昔人謂七月者臣工之所自出信然

噫嘻章

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全旨此詩見成王字疑作于康王時首二句言先王之戒命下言當盡職以求
無負于先王也重一率字率時六句一串說下皆是率之事。此篇所戒
農官與上篇不同上總言之此自鄉遂司稼之官言之司稼專職鄉遂不可
誤兼都鄙言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曲辰播厥百穀發私終三十里六服爾耕十

千維耦音敷

賦也噫嘻六效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穀耕也私二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田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教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六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眾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崇戒命之也爾當率是曲辰去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州之眾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若漑洫用貢法舉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合衆此六戒農官之詞若謂農人以力田為務而所以使之盡地利協人力者由上有以勸相之也爾農官其念之乎噫嘻我成王也當始置農官之時

既有成法以昭格爾矣爾當率是農夫播厥百穀凡夫原隰之異宜黍稷之異種無不播之斯可矣然欲播之必先有以耕之彼一川之地三十里也此三十里之田其為君公之采郊甸之賦若寧有幾盡爾之私耳爾其駿發而治之良耜之載編于郊魚錢鑄之痔亘于南畝自其百畝而觀之則無一畝之不易自其三十里而觀之則無一里之不易夫如是則庶幾地無遺利耳一川之眾十千人也此十千之耕其為公田之役藉田之助若寧有幾六盡爾之耕耳爾其盡服而事之比閭之內競勸其勞阡陌之暇交贊其勸自其一耦而觀之則無一人之不力自其萬夫而觀之則無一耦之不力夫若是則庶乎人無遺力耳夫既無不耕之地亦無不耕之人而百穀之所播皆廣矣爾之職庶乎克盡而成王昭假之命庶乎可無負也爾農官其勉之於講此詩勸農稱成王而復以噫嘻發之可想見成王當日感于七月之章有一段真切體恤農夫至意而農夫亦無不盡力光景故歌之以為勸昭格

田

井

猶言明訓尔也戒命即上章成法但不可牽扯天時人事來講率字乃統率之非以身先之也凡欲播必先耕故以播教引起駿教不可認播為耕駿教四句朱豐城作地無遠利人無遠力說不知三十里即一川之田十千即一川之衆率一川之衆耕一川之田非地自地而人自人也故註以使之二字貫下看來用得圓活亦無碍昆湖有文公對說末云惟民無不力而後無不耕之山惟地無不耕而後無不播之種便說得圓活了本文三尔字俱着實責成字眼見尔既任職農官則田皆尔之田人皆尔之人耕皆尔之事矣鄉遂之地田不非授則溝洫之內皆為私田十千所耕即數此三十里之私也萬夫比耦而耕寔五千耦而並力齊心如一耦所以為駿教疏義曰倡民力者莫如私所為出于天下之公則視之為不給惟視之為一己之私事則齊心併力不期然而然矣教有舊迅意服有帖習意此皆率之妙用大抵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奉川可知天下田家勞苦之事一人

任則見勞二人借則見逸此農之所以自合為耦也

噫嘻一章八句。按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首曰稼穡蓋重其務也故此一農官也成王昭假于昔嗣王申戒于今其得訓迪之道矣。○豐城朱氏曰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故王又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遠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遠力也地無遠利人無遠力以豐穰之所以可必也。○昔王之威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下此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各以其職而受于地焉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分其土子其民而子孫守之其土壤之肥瘠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每煩君王之告誡而率之以從事焉及其時天下之田悉属于君民仰給于君者也故受田于君食其力而輸其賦而無甚貧富之民此三代之長治也夫是以田之在君者須設官以理之在農

若率乎農以治之率之何如則必遂人雜其野之土上地中地地下地以頒
田里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于
其始事也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勿墮之地
凡土之所宜與穀之所殖必教道之以定準直農乃不惑夫如是而可以
播百穀矣蓋天下之地固皆天子之田而天下之田又皆盡民之力以其
利公之天下以其惠溥之生民若是乎而土壤之肥瘠生齒之登耗視之
不且如其家也哉秦始皇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于其上守宰之任歲且教
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故秦漢以來
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其豪強者復從而兼并之雜欲禽農
官而播百穀其可得耶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若復三代之制然
不久而其制遂隕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也周之制封同姓之
國十五人異姓之國四十人公侯伯子男咸克熙帝載而天下奉其立師

其

民又安有豪強兼并者乎又且專而農民毋有所侵民力安得不盡而下
之祝嘏上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君民一體之情其周洽如此故曰昔之
盛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

振鷺章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全旨此詩二節各開看勿作相承說總以德為主容只者治之符也名譽者德
之流也擬之于物觀之于人審之于容只之間要之于名譽之久皆所以美
盛德也○朱子云此詩又義都無告神之意恐是獻助祭之臣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群飛只鷺白鳥雝澤也客謂二王之後文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
客天子有事雝鳥有喪拜鳥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於西
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只修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

下

合采此二王之後未助祭之詩若謂容只普德之符而考譽者德之流也我
容之德盛矣則其見諸外者寧無可美乎彼振鷺羣飛之鷺于彼西離之水
其儀羽之潔白蓋瞻然而不滓矣我容之未助祭而至止也純潔之德精白
之心形于周旋進退者皆可觀可度而容只之修整蓋有瞻然而不累者容
何美耶
此講此節首二句是即物類羽儀之美至是擬我容容心之盛振鷺二句須
記勿涉異體乃即物以象之也辟雍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離尊之
曰容親之曰我愛敬兼至也六字斯字承鷺來容非指容色言乃動容之容
如進退周旋是也此就祭時言之要根德上來蓋有是精的之流存于中斯
有是修整之容見于外也此与鷺之潔白相應麟士按心有斯容一六字
一斯字便連振鷺作議論初當屬賦體○史記祀世家云武王求禹後得东
樓公封于杞其啟後則初封武庚後成王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于宋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叶丁庶幾夙夜叶羊以求終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德夙夜以求終此
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于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与其心
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于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合采然我容之可美豈以此哉觀其在彼國也善政善教有以得在彼之人
心固無有惡之者其敬之何至也在此國也令儀令色有以得在此之人心
亦無有斁之者其敬之何至也夫考譽每係于人心今合彼此而受敬之如
是吾知好德無間則頌德有常庶幾自夙而夜以永終此譽而後令名于無
窮矣豈特今日然哉夫既贊其容之美又幸其譽之久周人于二代之後可
謂喜之溢矣

析講此節首二句即其得人心于無間下是幸其係念闡于無窮上段作已
然看下段承上得人心言彼指杞宋之臣民此是玉朝之君臣無惡言愛也

在媚之為君上見無敢言敬也在尊之為客上見庶幾者喜幸之詞死期望之意夙夜說得廣極言其時之及也于無恙無敢死復見彼此已有譽了庶幾二句就根無恙數來蓋同他得人心上幸他保譽自若不得人心則毀來而譽隨以失矣何以永哉註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謂我尊崇其先聖王之德我以其象先聖王之賢而使之奉先王之祭祀也

豐年章

序豐年秋冬報也

全旨此詩以豐年二字為主大意言豐年利用之周而著神休之溥以見其當

報也重歸功于神上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音力萬億及秬音履為酒為醴音稟祖妣以洽百

禮降福孔皆

叶奉里反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救萬至萬曰億救億至億曰秬丞進昇予洽備皆備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備也

合采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若謂國家之用恒取足于農而農事之成則神休貽之也今幸有此豐年矣而敢忘所自哉設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雜子其皆熟也今則時和年豐不惟多黍而且多稌為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但見收而積之也亦有高廩之藏然而救之也而有萬億及秬之盛收入之多如此由是致用于歲稔之餘舉盈于多蓄之後則為酒醴以昇祀妣者有為苾苾芬苾而祖考歆鬼神其無乏祀也為百禮以洽百禮者有為品物陳而弗家光賓是其無曠典也吾知奉典禮而思裕用之原則豐年

邦

酒

之利甚周享豐登而思默相之功則神功之錫甚備降福不孔皆乎微神則阻饑之歲其民貧寡取之困其用匿將何以昇祖妣而洽百祀哉然則今日報賽之典六惟以神所降者事神也吾何有焉

析講此章豐年三句一順說下豐年即于多黍三句見之陰陽和風雨降乃致豐年之由職方氏謂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秬是黍利高燥秬利下濕也年若不豐先旱則潦旱則不宜黍澇則不宜秬今多黍又多秬則百穀皆熟所以見得是豐年黍秬是奉之者以枕其餘也歸重在高廩二句正見多意不專就黍秬說萬億及種以廩之教言此通天下而言非專指公家言也酒醴正此廩之所藏為之者丞畀二句俱指酒一說昇祖妣自完廟之祭言尊祖敬宗無乏祀也洽百禮自邦家之用言耆老尊墮與曠儀也周禮十二荒政其一曰殺禮蓋年凶則禮殺年豐則禮備也二句兩開說或謂以洽百祀止就祭祀而言然在良耜固宜在此處則說廣些

宗

二

不妨收入之多非徒可以食農夫教士女而所以供祭祀備百祀者無不取足于斯神降之福不甚徧乎福即豐年之福降謂田祖方社之降皆字言一黍一稌皆神休也一祭一享皆幽貺也利之皆處即福之皆處此報賽之不吝已也○唐文宗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年之豐忽必大有物故云豐年曰大有之年豐年二字便已包舉全詩○注高燥以土宜言之寒暑以天時言之地不為物之異宜而異其勢天不曰穀之殊性而徧其施總順其自然以聽物之自取耳○按禮天子大錯八伊耆氏始為惜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秋冬之報賽夫不猶是也乎

豐年一章七句○新安胡氏曰按漢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豈非以其有丞畀祖妣之詞歟○安成劉氏曰序以噫嘻為春之祈此詩為秋冬報載芟為春祈良耜為秋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

改本于彼三詩佻文及序說沈皆不取小序獨此篇于序說亦謂其悞而
佻猶用序意若豈後來所改有未盡歟然得雅民胡氏之說不足以補之
矣

有瞽

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全肯此詩首節是總序其事下二節詳言其樂之盛也蓋各備而音奏樂和而
感神人總是樂之盛意此許南台之說也他說覺明山東錄以二節為樂各
備末節為樂各和則既備乃奏句雖通決不可從。按詩說以肅雍和鳴先
祖是聽作主是聽正是合祖合于祖者何節合之以肅雍也。辨義按此詩
有云武王既定天下始作天子之樂以象先祖功德乃合衆樂以奏于祖廟
而樂正歌此以降神也聚岡嶧山臺山諸先生俱主此說又方山先生云合
祖是作樂以合格乎祖考也若作合奏于祖則合字主樂恐與詩柄語氣不

即

工

協確齋先生從之然愚從方山而不從諸先生蓋非因方山從朱佻而曲意
徇之也予蓋着意于此首章在周之庭一句并詩柄始之一字夫武王伐商
既定天下改商為周易正朔廢服色陽為周之人民陰為周之鬼神商之終
周之始也武王以周之祖考皆隱。踊躍共觀並聽于茲武王以事死如事
生之孝思奉而行之令幽明互暢故首節提出言之曰在周之庭末章又曰
我客戾止正見得今日之天下非復商之天下乃周之天下也今日之樂祀
復商為天子周為諸侯之樂乃周變五廟而為七廟為八佾之樂也我臣我
民豈觀聽于下我祖我宗並觀聽于上有一代之功德即有一代之事業有
一代之事業即有一代之祀樂自此以始惟樂無疆矣故詩曰永觀厥成詩
柄始之一字從此永字而得朱佻如蕭韶九成之成都為在周之庭之意而
別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督樂官無目者也。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句總序其事也。

合樂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若謂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樂我周當治定功成之餘而大樂于是乎作焉其合奏于祖廟何如彼司樂之官必以督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音也。今有督有督而各司其職在周之度為樂雖未奏而已有將奏之端所以鼓揚先祖之功德而感格先祖之懽心者在于是矣。

折講此節有督言司樂之人也周庭言祖廟之庭也按周礼有上督中督下督是為三督上督四十一人中督百八下督六十人有眠瞽者相之看來督雖有上督中督下督之別未文有督有督自是詩家字法勿拘滯此意奉作樂之人則凡所以倫其各教調其音者皆有司存也云在周之庭見一代之新聲繼大漢而有作便有先祖在上眾客在旁神之聽之人之觀之無不于斯

本

篇

撞

也故曰總序

設業設虞音巨崇牙楹羽應田縣鼓鞀音桃磬祝尺反圍音語既備乃奏音祖笙管備

業虞崇牙見靈臺編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鞀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鞀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右后氏足鼓殿楹鼓周縣鼓鞀如鼓而小有柄兩手持其柄搖之則旁自還自擊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圍亦作故狀如伏席皆上有二七鈕銘刻以木長尺標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籥從兩而吹之者也

合樂然所作之樂何如樂必有懸此業虞所由設也植虞以承業刻業以附拘而縱橫之勢集為無所取之取諸載也懸必有飾此崇牙所由建也繪采于桐端叢羽于業上而物采之象昭為無所取之取諸輝也小鼓為應大鼓

為田垂拘虞而縣鼓無所取之取諸夏商之節也柄搖有鞀垂擊有磬傍祝
圍而列無所取之取諸具始終之節也凡既備矣然後奏之不特金石之
並作木革之交宣也而凡編竹之蕭篪吹之管亦從而備舉焉蓋各衆音以
成序而為一代之完樂矣

析講此節言備其器而奏其音也然總是一備字有二句是飾之備中二句
是器之備末二句是音之備相連說下虞上有業二上有崇牙崇牙上樹以
采羽總是一器而盡制盡飾如此虞設則業亦設非兩次設也應乃小之以
節一音田乃大之以節一變縣鼓周出此鼓名即指應田而懸于虞業之上
者也乃鼓不皆縣則如插鞀之主導縣又不獨鼓則如石磬之主收有以導
之必有以起之則虛中圓表之祝有同功焉有以收之必有以備止之則伏
銘尺操之圍有並濟焉既備指上六者言乃奏是已奏但未言其美盛至下
節始咏嘆之第後二音又從其所奏之中舉出以見其無所不備無所不奏

者
及

也上六者是堂上之樂簫管是堂下之樂備舉盡作之意備字足上備字舉
字足上奏字○鼓法天鐘法地群音之所覆載也鼓象震鐘象兌角物之所
斂舒也鐘應秋分鼓應冬至陰陽之所以出入也故業虛皆為鐘鼓設也崇
牙樹羽又皆為業虞設也又飾虞以龍而無崇牙殿飾以崇牙而無壁婁至
周而三若其以是為文之至也詩不言鐘而詳於鼓何居夫天地之發於
聲者皆樂而聖人獨取象于雷者以其鼓天下之動也故曰鼓為群陰之長
詩人之言鼓較詳意在斯乎若應田曰縣鼓而也之也又鼓尚足殿鼓在楹
於此獨言縣鼓以是為有周之鼓而非復夏殷之制云尔然則夏殷以前設
虞惟以縣鐘故言虞者恒曰鐘縣自周之興設虞并以縣鼓故言樂者統曰
宮縣故言鼓又言鞀者何也鼓之類也觀周礼言雷鼓必言雷鞀言靈鼓必
言靈鞀言路鼓必言路鞀是矣鞀又言磬者何也鞀之類也觀儀礼鞀鼓倚
于頌磬是矣既言鞀磬又言祝圍者何也以為樂之始終也樂作為陽以陰

數成之故祝之救偶樂止為儀以陽救成之故周之救奇有祝以為之始有
圍以為之終則其儀不備可知也復言蕭管若何雖音有八竹居其七以蕭
管而備琴則六不必疑執藝之皆為華音而祝圍之皆為木音矣此詩之所
謂備而序之所謂合歌古人以樂成謂之合猶廣谷成謂之考宮室成謂之
落也後人乃謂合祖德宗功而奏之得毋畏毛鄭笑人乎

皇：音厥嚴肅雖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以上叶庭字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蕭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
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為盛耳

合余夫樂既奏矣而果何如其盛耶但見律呂相宣順成和動皇：然厥嚴
之和純如之內而有曠如者存雖矣而未嘗不肅也曠如之中而有繹如者
存肅矣而未嘗不雖也肅雖相濟其鳴也何皇：其和乎由是和亨感先
祖之神聽之于冥：之中洋：字如其上如其左右也雖二王之後為

我客之戾止者不皆永觀音樂之奏田一成以至六成無有于厥數焉我客
自然况先祖之以一氣相通者又何不感格哉信乎我周之樂有以極一時
之盛矣

使
永
析講此節上三句言樂和有以感神下以感人徵其盛也皇：句虛肅雍一
句正是皇：句肅若曠如而無奪倫之意雍若純如而無沾濡之意駕即
肅雍蓋不肅則濕清奪倫而害其為和不雍則拘迫乖戾而不可以言和肅
雍相濟然後謂之和鳴此句內要見發揚祖功光昭先德方見作是樂以合
祖先祖是聽謂功成樂作以告于神明庶使其功德之隆者有以潛孚于合
漠蓋太和足以藹先德而有德之祖油然合也大樂足以揚並功而建功之
祖儼然合也蓋空：說個是聽使無味成乃大成未觀者謂永觀其作樂之
終也切勿以興亡在念說我客統承先王波所用之樂皆大聖人之樂後有
作者難為其繼則六難為其觀也曰永觀厥成此即我客之觀以必先祖之

聽不可以感神感人對說蓋合祖之樂自不當与嘉客並言也。○安成劉氏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為盛我有嘉賓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我客辰止則周人作樂以此為盛也。

有磬一章十三句

潛章

序潛季冬薦魚春獻鮓也

全旨此詩以潛有多魚句為主上四句嘆澤物之盛下言薦廟以獲福也周人季冬薦魚季春薦鮓同歌此詩蓋一詩而兩用決非一時而兩祭也季春季冬字不必入講享祀是薦不以祭言薦与祭不同祭于廟以神道事之也薦于寢以人道事之也

猗於音与音漆沮七余潛有多魚有鱣張音有鮓叶于音鯈音鱣音鯉音以享叶音以祀叶音以介景福叶音

潛

賦也猗与嘆辭潛慘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曰以薄固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雖白鯧也日今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鮓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合系此薦于寢廟之樂歌也若謂孝子之神先也寧獨在備物哉稽誠既至即一時物之薦不足以為告虔者茲之以時而薦魚也何如或猗与此漆沮之地是水之所聚而魚之所育也積柴以養之而魚之潛于其中者則甚多焉有鱣也有鮓也魚之大而美者無不備矣有鯈也鯈也魚之小而美者無不備矣魚之多如此由是時而取之以享祀于祖考之前蓋所以貴四時之物順孝子之心也但見祀考欲其時食之薦而景大之福自于是乎介矣吉之利賴于漆沮之魚者夫豈少哉若周王者可謂誠于孝矣析講薦魚必以季冬者冬月魚不行孕性定而肥美故眾魚皆可薦春惟鮓獨肥故薦鮓漆沮只言產物之所不重根本之地上但必以漆沮之魚言似

亦有不忌奉之意潛乃水之深處為魚所藏息者積柴以養之也有方有其所生之也無窮有鱸二句重魚之多上不重種教亦不重色之全似龍而黃曰鱸似鱸而小曰鱖形白而長曰鯪類黃而大曰鯪無鱗額白曰鯪有鱗尾赤曰鯪享祀句區薦魚也介福要數出祀宗眷祐天子獲福氣象○后山許氏云大全以此詩必言其所與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以示不忘奉之意看來此意亦不妨但時說多以為不可愚意欲作說詩者之詞不見因以薦漆沮之意不然九州方物皆可以薦矣必漆沮之魚哉此處亦當有辨○縣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以上居之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此云得與漆沮潛有多魚豈國家根本之地氣王而多產耶抑天子以此地為湯沐故虛之為漁獵所耶

潛一章六句○慶源輔氏曰魚乃澤物之美者故薦之宗廟以致其孝心焉今月令但有季冬薦寢廣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序說也

雖章

序雖禘太祖也

全首通詩重在得諸侯以奉祭上首二節言得人奉祭而與文王之享後一節言文王裕後以見奉祭之由先後相照應看○澈言武王既得天下率諸侯以祭文王而回念文王裕後之澤見今日得合萬國之歡心以尊崇皇考者寔皇考之德所致蓋不敢忘乎自也

有來雖篇內同至止肅相維辟公天子穆也

賦也雖和也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之容也

合祭武王祭文王之詩也若謂天子合天下以為家則亦合天下以為序要不能無賴于先澤焉今我之祀先王何如哉天子有祀于宗廟諸侯各以

其朕來祭今諸侯之來也雖其和而無勉强不得已之意其至止也肅其敬而無怠緩不敬事之形以如是和敬而相天子之祭者寔維辟公也于斯時也天子主祭于上以率是百辟者但見祇和于無迹欽敬于無形式著夫穆之容而已

於講此節上三句言得人以助祭下一句言薦恭以主祭然只閑說去不可對看蓋天子主祭諸侯助祭者也來自侯國至自周庭或俱主在庶言雍雍非勉强也肅無惰容也穆則至和無迹至敬無文而深遠莫測矣穆穆中有一段淵然嘿然通于神也至意非謂得諸侯之相遂不須和敬也但未可以和敬指名耳此不重肅雍穆只重辟公天子上見非但公侯執壘壘士奉璋之旧也

於音薦廣牲相叶肆祀叶假古雅哉皇考叶綏予孝子叶獎里反
於漢辭廣牲大牲也陳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

牡

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合祭波祭必有牲也於乎此和敬之諸侯荐其廣牲以相予祭祀于宗廟之中是得萬國之惟心以事我先王合天下之孝而為孝矣在吾孝子之心固欲皇考之一享也此大哉之皇考庶其享此廣牲使予孝思之情得以自遂而得以安我孝子之心乎

析講此節上二句言諸侯荐牲以助祭下言先王之享祭也荐廣牲特于助祭中抽出一事而言疏云于天子進大牲之牲辟公助我陳其祭祀也非諸侯自荐牲也此正辟公之以肅雍而相也曰肆祀則天子穆亦在此特假哉皇考句亦不閑言今日天子主祭辟公奉璋則皇考乃大哉之皇考也予居皇位而反首未享王祀則子心終是不安今日之古以皇祀如此庶幾皇考享之而安我孝子之心也此中見武王以天下養尊為天子父自表

其右烈考及文母之意如此。詩歌于徹祭之時与初祭不同故假哉二句
當作幸詞不作美詞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鐵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
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
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号之身不遂廢其文也諱其
名而廢其文者周礼之末失也。

合矣夫得人奉祭固幸先王之享矣然所以得奉是祭者非皇考裕後之
德所致哉彼人之道未易盡也惟我皇考宣哲無不通哲無不知而肯以盡人
之道矣君之德未易備也惟我皇考文足經邦武足定乱而有以備君之德
矣夫苟是宣哲則聰明所及而斯民之休戚無不知有是文武則德威所及
而斯民之利病無不濟故能安民以慰上天求莫之心由是天心用眷而餘

休亦被有以克昌厥後矣

此講此節上二句言先王道德之全下言所以格天而裕後也宣哲以心言
宣以通澈是理無不明哲以周知是事無不察能不虧人生物則之良故曰
盡人道出以徽柔不流操切濟以剛健不屬委靡無愧人君臨下之責故曰
備君德宣哲便是維人文武便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欺盡人道惟文武斯
備君德也宣哲文武俱要看文王實事說本文只言燕皇天而注就及字看
出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後字直指武王說蓋對文王言
則武王為後。○序文子曰有國度昌後之心天便不燕民亦何安文考心事
但有安民身燕天且不計何況昌後

着

綏我眉壽

叶猶

介以繁祉既

音烈考

叶音尔

右文母

叶滿彼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妣也。○言文王昌
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

合參昌後之實何如彼人之不可必得者壽也今則發我以秀眉之壽有以
膺景運之靈長為人之不可易致者福也今則介我以繁庶之社有以極
天下之尊養為皇考之昌後如此友我今日得以率萬國之諸侯奉一人之
孝事情以分而伸祀以義而起使天下之大莫不有父之尊而右我烈考以
天子之禮非止西伯而已使天下之大莫不有母之親亦右我文母以皇后
之儀非止夫人而已是其右之者我也而所以得右之者文治昌後之所貽
也尚非皇考則予何以有今日哉

於講此節承上節末句言上二句正言昌後之實下二句言已得盡尊親之
禮又昌後之所致也眉壽就壽之徵言繁祉兼壽為天子富有四海言發我
句謂昌以可以之福介以句謂昌以可大之福也降年永則不限以時而奉
先之日長得福多則不拘以分而奉先之禮備總之昌後之實也乃是已然
事武王受命時已老若非眉壽安得大統之集以祀其先王若非繁祉安得

合九州之尊富以奉此莫大之典既右二句承壽社來烈以功言又以德言
從夫謚也右烈考者祀九獻樂八佾合天下而以父道事之也右文母者其
禮同其樂同合天下而以母道事之也即上肅雍之辟公相穆之天子
合四方之廣壯荐一人之肆祀也烈考文母不平既字亦字可見○此於
二字不局下首節稱天子對辟公言也次節稱孝子對皇考言也二節謂以
天子之禮尊親則稱皇考末節承上有格天裕後之功來故稱烈考○文母
雖帶言其寔淵雅啟化續女開祥文王宣格文武之德其贊助者不淺

雖一章十六句○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論浩
亦曰以雍徹也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此詩是武王既得天
下以祭文王玩詩意重在得諸侯上首二節言諸侯獨詳蓋合萬國之
歡心以祀其先王者天子之孝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八 三頌

丹陽 姜文燦我燕
吳 葦孫右
彙輯

門人 黃世煜景昭
孫殿元廷簡 全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載見章

序載見諸侯始見於武王廟也

全首此詩是言諸侯來朝而率之以奉祭曰歸其錫福之功也以第_二節為主而徑從入觀說起蓋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也章有便提_起祭來方是本首首言諸侯之來朝次言王率之以奉祭末曰祭而受福故又歸德于諸侯也語氣_音相承

載見 音 辟 音 王曰求厥章龍旂陽和鈴央 音 秋偉 音 華有鶴 音 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義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旒陽也載前曰和旂上曰鈴與
與有鶴皆考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初先言其來朝稟受
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合采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若謂孝子之祭也固費乎竭一人之誠敬
尤貴乎合萬國之歡心今日之祭其所賴于辟公者豈其微哉吾方有子于
昭考之祭而諸侯各以其職來祭當夫未祭之先其載見辟王也亦曰禮樂
法度王朝自有常憲于具稟而受之以為恪守之規焉自且其來也建之車
上有交龍之旒其色則陽而和也載前之和旂上之鈴其考則與而
和也馬轡之隆轡首之革其考則有鶴而和也周友威儀侈于見聞之間列
侯步度燦然文昭之盛不亦休有契光乎

析講此若美諸侯證入觀之禮而盛其儀也蓋就其未祭之先言之厥章乃
天子所命諸侯所守如刑樂刑政之屬必曰求者典章雖曰一定而其間因

革損益隨時互異故求稟而受之以為遵守計耳于車之所建則有龍旒而
陽、字文昭之象于車旒之所綴則有和鈴而與、字節奏之宣于馬之所
御則有隆革而鶴、字和鳴之應直作三項看休有烈光總承見其等威物
采足以增輝上國也

率見昭考以序以享

叶盧良反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
考文王而此詩及既落皆謂武王為昭考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合采夫諸侯之來固以稟王章也亦以供王祭也由是率之以見昭考之廟
合萬國之歡心以致吾孝思之誠備四方之品物以行吾享獻之禮而志物
為之兩盡矣

於講此節孝享重王者身上諸侯不過助之而已昭考升遐之後正人心思
慕之時故車見以致其孝清廟肇啟之時正大禋是承之日故率見以致其

享但孝以心言享以物言享字以字俱重辟王身上王者以天下助祭為重
蓋合天下之孝享為一人之孝享也楊子雲曰孝莫大乎寧親寧親莫大乎
寧神寧神莫大乎得四表之歡心其用公之謂乎。輯錄通釋曰后稷為始
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遷教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
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音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音
思詔辟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
致之使我得緝熙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蓋歸功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
合衆孝享既行由是昭考之神介我眉壽之壽使我永保身思皇之多祐焉
夫以壽而保祐則多福于此而致誠為天下之純嘏矣豈我所能致哉蓋
由烈文辟公盡其誠敬以助我之孝享故神之格之而後我以多福使我得
緝而明之壽與福兼隆而享此純嘏之全也是予之孝享于先王者如惟辟

公之助而予之受福于先王者亦惟辟公之功矣予敢忘乎自哉

析講此節言獲格先之全福而歸德于諸侯也以介眉壽緊承上說來言祀
禮方行于昭廟而神即遂格於感通以此享享之故而介我眉壽使我得永言
保此思皇之多祐也作一氣說福是已然壽是未然福受而無壽以保之未
足為全福惟介壽以保多祐此之謂純嘏綏以多福二句只申上說言我之
獲福以享壽皆由辟公綏之而後我得緝而熙之以至于純嘏豈予一人所
自致哉緝熙二字中含終始意在與俾爾彌爾性例看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章

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全旨此微子始封來見周之祖廟之詩蓋古者爵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也非
助祭之謂依註作三平看首節言其始至愛而喜之也次節言其將去愛之

不欲其去也末節言其留之愛之無已也通詩俱重愛之意

有客有客不白其馬補叶滿有萋有且上敦琢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亦諸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曰也萋且未許任曰敦慎貞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衽席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詳

合系此微子來見衽席之詩若謂夫人之泣可以係吾之愛則一見未足以舒情而一去遠足以增悲者今我客是矣彼微子來見衽席我周固有嘉客矣但見所乘有馬也則亦白其馬仍殷之曰如從行有旅也則萋且敦慎皆選擇之賢也是其始至之時其可美者如此
於講此節于其始至而奉其所見者美之也首句提起看注不敢臣三字下得極恰于此見周家忠厚之至雅勝國之禮待之以禮如此見其非不能臣

係

乃不敢臣也下三句作所系之馬從行之旅對說昆湖方山俱作三件看馬獨從白蓋望先朝之物色而即知其為冰河之骨也萋且就旅言非選擇無以得此故即謂之選擇全要得初至今人快觀光景曹允大曰威儀萋且然敦慎者乃其隨行之衆如敦琢之金玉然稱其臣之有文則其主之墮自見猶杜詩云侍立小童清也○麟士按亦白其馬句雅闕餘要亦點景語也詩固有不定題目而因文知事者雍之文母載見之昭考此篇之亦白其馬雅好辨者不能異詞矣○此節要得重客意亦要見如至意

有客宿、有客信、言受之繫音以繫其馬

授

愛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繫其馬受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合系友我客之至固亦以動吾之愛矣奈何繼結未幾又將舍我而去有客于此近而計之特宿、而已宿、之外將浩然歸志矣遠而計之特信、而已信、之外將藐乎不可親矣在將何以為計哉殆必言受之繫以繫其

馬庶幾馬不得行我客亦得以少留而不止于信宿可矣

於講此節是將去而不欲其去也。廣見既畢則歸國乃期。雖未已又將舍我而去計其暫寓不過信宿而止。身言授二句是商量擬議之詞。是欲其不止于一信一宿之意。慢說破留字總之樂與周旋而不忍聽其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濡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曰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合矣然此雅曰將去若猶以為未決也。東何信宿之句遂果于去乎。則薄言追之挽其已駕之車以為復還之舉。凡可以慰安其心而歎留之者無所不用其情也。且尔之急于去而不可留豈以我周待尔之薄耶。彼天子之禮樂乃名益之至大而難得者。如今尔統承先王特用天子禮樂亦既大乃等

威矣是我周之降福于尔者固甚易而且大也。追思之下獨不緣此而少留哉。夫周人於微子喜其至憲其去而幸其留如此。在微子固有可愛之實而周人亦曲盡其愛之道矣。

於講此節上二句是留之下是示以可留之意。追者挽回其馬旋轉其使也。設言其愛之至非其已去而復追之也。左右字是借來形容其留之無方也。或委曲其詞或周悉其禮無往不竭其誠。便是車則大輅旂則大常。用天子禮也。朝廷以雅宗廟以頌。用天子樂也。易者無所顧吝大者寵冠一時。用天子禮樂則浸淫出于尋常。亦威之外有曰淫威福即淫威自微子得之曰有自天子錫之曰俾推言平日待之如此。以庶幾其留。非自多其所與也。此正見得天子留客有許大寵榮許大福祿。若只如前二節則常人留客亦能如此不必天子也。○俾福句方山作祖廟所降蓋據爵人必于祖廟及因其見廟而來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讀此不獨見周家忠厚其真情寔意藹然如不容
已亦見微子在當時翹然峻潔有壁立千仞氣象。陳卧子曰嗟乎周之
于微子至矣卒與五霸並與夾輔宗周所以友後世勝國之裔非遭剪
戮亦嬰擯遠故帝王之後多為廢姓不獨示人以不廢而賢才永棄良可
悼也若曹志以陳思之子而抒忠晉代及觀梁武舍萬子怡兄弟之言猶
有帝王之風而梁之子孫卒顯唐世不可謂非天道也。三代以下君臣
之際權術生焉說者謂武庫之報其如疑而監之故微子之封其入也
受而留之斯顛倒之術焉是其文之深者如夫湯之告桀如曰予有慚
德周之客微子也其有悔心歟。惲道生云為客之歌翻令人惹出黍離
麥秀之感詩可以與其謂是友

武庫
序武奏大武也

全旨此為頌武王之功當重武王上二句言其功之大下原其功之所由成也
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乃歌此於○人但知武王以征誅得天下不
知其以止殺為武惟止殺為武此大武所由名也頌武而推本于文亦見武
烈之中自有文脈在。按鑑湖詩說以遏劉二字為主此遏劉之武正協得
允文之文能述所以稱考故特因象成之樂表而揚之首末與字功字相應
於焉曰武王無競維烈允文之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著指定尔功
賦也於款詞皇大遏止劉殺者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言武
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功也。
合系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若謂帝王功成而樂作其功大者其樂
備也况我武王之功當何如以象其盛耶於乎大哉我武王也一舉而成天
下之暴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夫固有無競之烈矣然王業之成不成于成之
日其必有所以非蓋由允文之女王於和輯寧三分為二而創之于前者有

以開厥後之不緒有我武王嗣而受之欲承其不忍廢之節而躬冒夫不得
已之為恭誓以陳師也牧野以進戰也以殺則獨而如林莫禦夫侯興歸馬
于華山也放牛于桃林也以殺則止而百姓皆寧于無畏由是天下大定四
海永清而成此無競之功也向非文王之子于先則今日之創造當不如是
之易也然苟不有武王以繼之于後則九年之大統將亦終於未集而已矣
是則武之為武也上有承先之孝而下乃啟世之仁今茲嗣其統者仰其功
而想像于寥寥之間以昭一代之盛固不能不以是為重也

析讀此章首句是叫起之詞無競句就平定天下混一巨字說未可以吊民
伐罪意入講恐碍下勝殷句克開厥後荆川指三分有二開王業上秀或就
伐密伐崇上說者附會武功或就惠鮮懷保上說者附會文德皆為所偏重
不若自王業上言之且此句言文王開之只起下武王能成之耳嗣受者受
其所言之業即末二句見之勝殷與遏劉不平言緣殷而止其殺也豐碑朱

氏曰于勝殷見其伐暴之我于遏劉見其止殺之仁二義之師大功所由定
也。鑑湖詩說云文王以服事殷何以曰克開厥後蓋三分有二無開後之
心實為開後之緒故在之純熙之氣運于此合者正于此開在武行善之局
面于此翻者轉于此嗣。鄭云耆老如言武王晚年乃定其功不汲于取
紂十三年以前猶以服事殷之心也是勝殷與于殷同一心遏劉與求寧
同一道。三山李氏曰大武之意在于心戈大武之得在于止殺據此則勝
殷之殺乃武王自心其殺如詩之載載于戈書之歸馬放牛皆是如此方合
大武之意勿作止殷之殺也聚岡嶧山俱主是說或謂武王無殺之可止如
武味所謂武遏亂虐是也。黃東崖曰此篇前所云烈後所云功復自王業
一統撫世御極言不可以得天下之富貴為功總見武王無殺于文德子述
有光于父事此象功之樂所以也

武一章七句。○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

成

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信以此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設矣。建安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舞武舞也謂干戈之小舞也。古義四代之樂如大磬大鼓大護大武皆稱大者以功成作樂為一代大事。自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卒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強立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陳賜云文舞九成武舞六成何也曰二与四為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陰也一三五為九而乾用之象天之數也陽也亦即奏之自然者也。又云周友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記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教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容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麟士按舞有綴兆表位南北往復後立和園院本之濫觴与今踵而行之者乃如土偶或失其故矣。○禮云朱干者赤盾也玉戚者玉飾斧柄也着袞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也蓋大武之首章

○王守溪曰考春秋信曰武有七德謂禁暴戢亂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也今以詩考之載載干戈載櫜弓矢可知其禁暴戢亂矣勝殷遺剋可知其保大定功矣綏萬邦屢豐年可知其安民和衆豐財矣嗚呼盛哉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章

序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全旨此詩以思維先序為主蓋以免喪期廟則將踐祚而有天下國家之責也重在夙夜敬止一句。○愚按敬即繼序之寔念祖者念即是敬此武王所以繼皇祖之序也敬止者敬即是念此成王之思以繼皇考之序也。○詩意疊疊說下閔予三句嘆繼序之難於守皇考四句思皇考之能繼序維予小子四句欲法皇考以繼序也大意言武王為繼序之孝而此心不忘予敬予小

予

子敢不常勉于敬乎蓋以先王既沒而緒則在我吾思繼此序而不忘所以
夙夜而不敢康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祖嬛音在疚音於烏音呼音皇考叶祛永世克孝叶呼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
造成也嬛與禬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魚曰禬在疚言成王喪畢
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敬武
王之終身能孝也

合衆此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若謂我當免喪朝廟之日
正繼承先序之初心固不能以自寧不將何以自勉哉閔哉予之小子遭此
邦家之不造天命初屬未有以敷之人心初附未得以固之况又皇考陟遐
嬛之在疚病之中無所依怙思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者蓋賢
乎莫知所適從也予小子何如其可閔哉于此之時亦惟追思我皇考而已

未

於乎皇考所以致孝于皇祖者求世德永配命而繼志述事之恩終其身而
不忘蓋永也克孝也斯誠我之所當勉矣

析講此章開口說個閔字後含許多悽愴其可憫在下二句王室新造而永
集友曰遭家不造皇考既沒而無可怙故曰嬛之在疚冲年復此其為可憫
何如使見繼體之難而王考不可不法故仰求王考而嘆其孝永也克孝下
念茲二句便是不徒曰孝而曰永也克孝見終其身善繼善述如所謂永言
孝思者也不言己之念皇考而但追想皇考之生平正是念之真切處註就
文武之業以天下言崇大化之本以孝言

念茲皇祖陟降庭叶去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考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
堯於牆見堯於夢也楚詞云三公捐讓登降堂只此文勢正相似而匡魚
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以臨其朝廷是也

合矣然皇考之克孝何如蓋我皇祖沒矣儀容不可得而見矣我皇考則心存繼述故然念皇祖而不置典型已遠方不勝在帝左右之悲而櫛櫛雖孰忽若有銘庭上下之意常若見我皇祖之陟降于庭而与之相值焉此固皇考之永立克考而要皆此念之敬為之也惟予小子尚當夙夜敬止其所以念乎皇考者不如皇考之念皇祖而常若見其陟降斯可矣
此講此節首二句正見其克孝處陟降即念茲所呈露頌知念不是懸空想像乃思慕其所行者而法之故常若見其形容与之相接無一時不念即無一時不敬右遂以自已勅教承之夙夜敬止即法其念皇祖者以念皇考也夙夜之敬猶然陟降之見亦惟夙夜之敬而後為永世之孝也自其存主而言為教自其繼述而言為孝。後漢李固云堯沒舜仰慕三年堯則見堯于牆會則見堯于羹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身合矣去我所以如是其敬者何哉蓋我周王業開之者皇祖成之者皇考也皇考未沒則皇祖之序在皇考之既沒則皇考之序在小子於乎我文王武王也一序相伝以及于我故我之夙夜敬止者正思繼此序而不忘耳如是則庶乎文武之美可就大化之本可崇而不造之憂亦可以少慰矣小子敢不勉乎

此講此節又言已所以勉敬之意上文念茲皇祖根永世克孝來在武王身上說此又承夙夜敬止來在成王自己身上說皇王必兼文武者以周業文王開之武王來之言文武乃見列伝之序者王業相伝之次第有天下曰業心天下相伝曰序皇考未沒則皇祖之緒在皇考皇考既沒則皇考之緒在小子思繼此序而常在心所以夙夜敬止身必由繼皇考說到繼皇祖上方与首二節意相合庶不造之家可以無憂而在疚之心亦可以稍慰也不

忘正說思字又正与念字相存即夙夜如此以至于永也凡子孫忘其
祖父未有不墜先業者讀此初想見成王當日痛瞻依之不及而哀慕不
悽然酸楚之意即此便見守成之難即此便是守成之本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並遂以為嗣王朝
廟之樂後三篇放此○成王踐祚時尚在襁褓閔予小子諸篇皆輔道者
之詞未必其出于成王也

訪落章

序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全旨通編俱是延訪之意以率時昭考句為主方懷泮渙之憂旋惕多難之懼
見昭考不易率而又不容不率也故以繼庭四句接之上六句是欲繼先王
之道而嘆其難下是思繼先王之事而庶或賴其休或欲弗公只疊一說下
總是求昭考之道絕無道難求而求之于事意

若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孝愍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
家多難去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以顯也○成王既
朝於廟自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
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
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自考之休有以保
明吾身而已矣

合系成王既朝於廟自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者謂人君新服厥命當
維新厥位不可緩也我今日特訪汝羣臣謀之於始猶我昭考之道於乎曾
聽而建皇極昭考之道遠矣朕未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道不可以
力求所以繼之者猶恐与道為二終判渙而不合焉夫昭考之道既遠而維
維况維予小子渺躬涼薄又未堪國家之多難則將如之何哉為今之計亦

紹

曰道固遠而難知事則近而可循亦以昭考之貽謀外之則有度範在焉內之則有家政在焉其上下於度陟降於家者固皆道所昭著也我則儲其上下於度以其治為者而治外焉紹其陟降於家以其治內者而治內焉庶幾因乎以求其道而賴乎皇考之休於以保吾身而在朝在冢獲安負之吉也於以保吾身而處內處外無悔吝之患也信如此則皇考之道不患於判渙而多難不患其未堪矣今日之謀如此而羣臣以為何如去當莊子之始為訪道之謀此成王所以卒能基名而為守成之令主也歟

祥

於講此章首二句連講蓋欲率循必先落訪也落是莊政之始非即位之始昭考之道即體諸身而施諸政者凡修齊治平皆是德哉以下句須得延訪曰氣悠哉未艾言道之高遠而已之分量乃不及也惟其悠故未艾下二句心未艾處將子就之因其難及而齊力以就乃氣質不克精祇有限是工友未純一乃間斷終不能身與也

予奮

也建字崇統之也初念言與將字呼

應判渙者恐道與我為兩途得此遂被奉一遺二也維予小子二句語氣一頓見得所遭如此則道不可不求意時說於多難云天命未固人心未孚以此初尚未為武庫之身不知武庫之身雖未育而二卦流言頑民未服則有之矣但云天未固人心未孚則不見有多難意蓋此但可以言遭家不造而不可以言多難也紹庭二句皆曰子以求道意紹字庭上率字貫至厥宗上下陟降即昭考之道所散著者法其治國之道凡正百官正萬民皆是法其齊家之道凡刑寡妻至兄弟皆是指會朝之庭今為負康之庭昔為化國之家今為不造之家此之辨紹則多難何由請判渙何由合然道之所紹即是休之所昭也自其全體於前人者曰道自其資益於後人者曰休保則有所憑藉而不陷於危也乃所謂保而不迷於往保即是休處不必以保承多難明承判渙此雖就一身言然王者之身關係天下總於皇考身是續而紹之安可不急乎然亦只言自己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者正乃

待於羣臣也。○黃東崖曰：紹庭句是緣治統以求道統之意，陟降句是緣宗法以求道法之意。所謂率是昭考者，正率之於此處，而所以之，亦未艾者，惟求艾之於此處。

訪落一章十二句。○說同上篇。○廖源補氏曰：延訪羣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常相資，盡下情而不守家法，則內無主，守家法而不盡下情，則外無心也。○眉山蘇氏曰：上篇言將建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初也。○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如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如伊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惟新厥治，召公亦曰：王乃初服，此初善所由也。

敬之章

序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

全旨通編以敬字為主，而歸重在末二句，見得嗣仔肩而應天象，匪敬不能而

匪臣則無以輔翼，故述其言而答之上，是述戒已嘗敬之意，下是答羣臣之戒，以求盡勉敬之實，受戒於臣求助於臣，始終不為一敬。

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在上陟降，厥旨監在

茲。叶律之反。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以畏，當若陟降於予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合泰來王受羣臣之戒，而作此詩，述其戒已之言，及已答之，意若謂進言者，臣子之忠，勅敬者，人君之道，向也。我以道延訪而羣臣戒我之詞，曰：王以一身為天下主，尚其敬之哉。尚其敬之哉。蓋天道正，但一念愆忽而去，留遂分，甚不易保哉。無曰天高，在上而於吾無與，當知其聰以畏，當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日月監視於此，使一為不敬，天必弃之，而氣奪矣。其可

不敬哉

批講此篇首句戒其當敬下言天道以敬慎之正見其所以當敬也通作羣
臣諸要在朱王口中體貼出來弱之不作敬天就君道上說只是一念常懼
戒慎恐懼以少天理也顯思見天道正心只戒慎或忘皆在其始臨之內至
命之不易方說到福善禍淫上一念敬肆而命之去留隨之其不易保如此
惟天顯左命不易作一串說初到無日句合用一友語人言天高而不吾察
無日云：涉降三句正是一顯字而命之不易即可知其日曰旦而及
未出王游衍者無日不然也宜一直說下不可分上句為下句為時蓋下
句茲字即上句士字下句監字即上句涉降也大意云惟涉降故日監也總
見不可不敬身

維予小子

叶贊

不聰敬止

曰就月

將學有緝熙於光

叶謨

佛時仔

音

肩示

我顯德行

去聲叶尹即反

將進也佛彌通仔肩任也。此乃自為答之。言曰我不聰而未始敬也然
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日有所進後而仰之以至於光而又賴羣臣輔弼家
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矣
合參尔羣臣之戒我者如此固彰我之勉敬矣願予小子不聰而未始敬也
然願予焉是必體驗於幽獨之中擴充於事為之際庶幾日有所學之而日有
造就之功月有所學之而日有所進修之益其所就而將者又緝而熙之以至於
一疵不存萬理以淨而復其光明之本體而後已焉然此豈予所能自致哉
尚賴尔羣臣輔弼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凡夫俾己治人祈
天永命可以資吾緝熙光明之學者日聞示於前使承承所持緝可也如是
則內修於己而資於人庶乎敬可及而天命之顯可常保矣否則不聰在我
而至於敬難循將何以造光明之切以不負尔羣臣之戒哉
批講此篇上二句諺言未能敬下言勤學於已後求明於人正欲以盡敬也

不聽以質言此句是謙詞只將來喚起下意言我雖未能效然却願做勉效
的工夫如太學切琢磨磨之後方能恂慄可見敬須有個人門學便是入門
之法就是造就進是精進就將之功有續不絕以至於光而不昧之地方可
謂之敬敬字從日月推出照字從就將得來雖稱照光而斯遠得其本體
而不聰者至是而聰矣仔肩是有天下之責願行是治天下之道此二句
一而說願德行與光的不同光明是就我自家心地而言願是就人舉以示
我乃形迹之可據者而已

敬之一章十二句。定宇陳氏曰戒王以天之當敬者臣之忠也若君臣

以未能敬者君之謙也憂其未能敬而因為學於己為求助於臣即所以
求盡所敬也學未造於光而臣復示我以德之顯明則天不在焉。在
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為敬天孰大於是

小笺章

序小笺嗣王求助也

全音此初作於管蔡既誅之後故首訪群臣以所當懲之乎而下則示以求四
之意也全以首句為主而語意歸重於字蓋改為問詞以起下而承乃望助
於羣臣耳

予其懲而後後患莫不其音 蜂自求幸螫音 聲允彼桃蟲拚音 飛維鳥未堪家
多維音 予又集於燕音了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楚慎莽使也蜂小物而乃毒聲始允信也桃蟲鷓
鷃小鳥也拚飛鳥大鳥也鷓鷃之雛化而為鷓古語曰鷓鷃生鷓言始
小而終大也燕幸苦之切也。此亦訪諸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
患乎莽蜂而得幸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
之子也然我方幼冲未堪多維而又集於幸苦之地羣臣素何捨我而弗助
哉

合參此亦訪落之意若謂凡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謹於後乎今何所懲而謹後日之患乎被蜂小物而有毒本不可使也予從而使之乃自求辛螫之毒是幸螫者蜂也而輕使之必實我始之不謹耳柅蟲小鳥而能害大本不可信也如從而信之乃拚飛而為大鳥是拚飛者柅蟲也而輕信之失實我始之不慎耳凡此皆予之所傷於前而當懲者也然予方知中未悟國家之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肘腋之間自求辛螫蕭牆之內輒起拚飛其情誠可憫也尔群臣索何舍我而弗助哉凡謹始憲終之道其明以告我可也否則輕任輕信之患安知不起於後乎噫若宋王者其可謂預慮之深矣柅講此節予其二字乃悔悟自艾願與群臣更始意懲必不平如懲其已往正是謹其將來也是全為管蔡而發也以其變生骨肉乃不忍言者故借柅鳥為辭以寓痛切之意只就柅鳥上發揮勿露管蔡字莫予三字貫下并釋輕使之過柅蟲輕信之過勿謂何傷其毒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予自求也

固

苦

予不悟也於蜂與蟲乎何尤人情多變安知其不為蜂安知其不為鳥乎恐今者之不慎而悔無及矣多難就王室新造天象人心未田言徹弦要就三琴啟豐頑民未服說集者有盡性之意於藝則所謂辛螫之患拚飛之禍也此時管蔡之事定矣猶曰集者蓋被毒者惟愈而毒氣未消人心皇殷頑未化其辛甚可知矣徐徹弦云集者乃詭詐之初便思天下許多極事如法度猶未修禮樂猶未振奉凡信猶未淳淳天災時變猶未銷去等是也或以此只是管蔡之事不知此時管蔡既平矣何幸若之可言况謹後事又何必是管蔡以後乎也○說約律以比三叔柅蟲以比武庫蜂本作蟲羅願云蟲種類至多倥偬云其毒在尾垂類如蜂故謂之蜂當管井流言与羣并真然更進造和如蜂起然而成王不察其奸終罹於螫毒之苦即謂之自求辛螫可也尔雅云柅蟲鷓其雌鷓鷓一作鷓郭璞謂鷓鷓小鳥而生鷓鷓毛佻解實本此若以比武庫則却敬所云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為孤

維耳未幾挾徐電諸國救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為大鳥也然鴈
化為鴈目所未見多疑之又經文但言鳥耳未嘗言大鳥也豈謂鴈鶴非
鳥必待變而後為鳥乎季本云多難謂後蔡之亂莫以喻武王之喪也。蘇
士按無上事而曰予其懲其字蓋有指也不必注入何所且予其懲與而
豈後患自是兩句不可作一添下

小災一章八句。蘇氏曰小災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
矣。安成翁氏曰謹之於小者即謹之於始也即所謂防微之意也謹之
于始不以鋒為小而使之則其後無至釁之患矣不信其為桃蟲之小
則其後無拊飛大鳥之患矣名篇者於安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
張賓王曰自閔予小子合小災四初皆朱王所自作閔予崇大孝之本訪
落得求道之方敬之念昭予之要小災謹禍亂之戒或問頌者宗廟之樂
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也。四初入頌何也豈詞氣莊嚴

端一乃頌體抑朱王之德真見四初列之於頌亦以頌成王也

載芟章

序載芟耆藉田而祈社稷也

全首此初首言其耕以節言五耘三節申言以足耕之事四五六節申言以
足耘之月七節言收入之富足以供祭祀備百禮也八節言酒醴之富足以
燕賓賓耆耆老也六節及初以上是耕耘收穫稼穡之月為酒以下至胡考
之寧是祭祀燕享豐年之慶末節則總承上文而推其由來之遠俱當功
於神也

載芟載耆其耕澤音釋叶徒治反

賦也除子曰芟除木曰柞秋及柞氏掌收木是也澤、解散也

合春是初與豐年相似疑亦報賽田事之樂歌也若謂農人以力田為初而
豐年之慶則亦休之所貽也今農事固有成矣而敢忘所自哉波三農之

柞

耕其所先也後子木不除身耕不可得而施矣有田乎春也栽麥焉而除其
草栽柞焉而除其木也冬栽柞焉而剛而皆可耕之地也耕既起而田曠
皆解散之區澤也然土膏若加而潤不使亦悲其堅疑者矣良耜若加而利
不見有苦其難入者矣如之墾土以耕者如此

析詳此節概言耕之事莫柞未即是耕蓋將耕而先除草木也莫如羅氏之
莫子柞如柞氏之攻木凍塗釋土膏動而解散然項上句來○意文子曰莫
柞在未耕之先所以達土氣也

千耦其耘須臾得時音真

耘去苗間多也隄為田之處也曠田畔也

合冬既耕之矣耘亦不可後也友田乎友也合乎人而為耦其耦而於耘
凡為田之處以至田畔之間無一之不漏矣繼之協力以耘者如此
析詳此節概言耘之事千耦言通力合作也二句亦見無曠土意○安來劉

千

千

土

氏曰朱子初解嘗從鄭箋以耘為除多木之根株後改為去苗間多也此下
文次序觀之恐此未據說耘苗也右曹氏以為反土之後多木根株有麥柞
不盡者則復耘之也○上節耕而先以麥柞也則耨耨耨耨以待深耕而見
農人計之預此節耘而編於隄曠也則不棄尺土以滋他種而見農人用
力之勤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也感其也音儲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畧其
耜叶音載南畝叶音安及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眾子也疆民之有餘力而耨耨者遂又
所謂以疆予任祀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大宰所謂閭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
備力之又隨主人而左右者也嘗眾飲食也婦順依愛士夫也言餉餉與
耕之相慰勞也畧利微始載也
合衆以耕之而詳言之彼總理田事也智主而為家長焉又為長子曰伯

仲叔曰：聖人君子，曰：旅皆所以分治田之務者也。而內之人力齊矣，乃民力餘力來助而謂之強者，有隨主人所左右而謂之以者，皆所以通其力而合作者也。而由之人力齊矣，由是出而在田，其婦媪焉而欲食之，衆嗜然其有者，也為友者見媪之來，媪則媪其婦而慰勞以順之，為媪者見友之耕作則依其土而慰勞以愛之，人心協和，衆力競勸，皆以有畧之利，而如子於南畝之間，所謂其耕澤者，於是乎無遠力矣。

析講此節是申言耕之事，前言耕之善而未及人力之齊，在此又詳言之。首三句乃內外協力，意主伯亞旅內人也。強以由人也，須重一主字，主乃總理田事者，主既不敢自逸出而力由於是，內勿親踈畢出以詳耕之，子喻字見耕之衆，媪字見媪之勤，然有喻，只帶在境上看，思媪二句形容得思媪者，是媪能慰其友以耕作之苦，有依者是士能慰其媪以親餉之勞，此自旁人看出，婦與士俱不自知，末二句以畧然之，若從子於南畝，此正主伯不

人用力處，所謂載莢載柞其耕澤者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叶呼酷反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合氣以耘之，而詳言之，既耕之後，於是取其死清之種而百穀之盡播焉，但見其如也，地脈方濡而其愛之函氣，蒸已油然，乃露生之漸矣。析講此下三節是申言耘之事，前言耘之，而末及耘治之善，如此又詳言之，播穀承併載來百穀之性，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有悉種之所以為備也，實種子也，謂種子含氣而始生，是甲拆之時也。○此播種以至於萌芽之時。

驛其達，忱有厭其傑

叶他

驛，苗生負達出土也，感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

合冬未幾而勾萌畢達入于土者，旋出于土而驛，其達矣，然物雖同時而

生間有受氣足者則乘氣之旺旋吐氣之早而有厭其傑矣

析講此節上句言苗同時而生下句言苗先時而長也達是生機涉于句驛

驛有接續之意厭是受氣足者傑是得氣而先長者傑即在達中見之要者

一有字○此是長而未齊之時

厭、其苗繇、其庶

表驕及

繇、詳密也庶、耘也

合系迨友均施合受而氣化之皆齊則苗皆厭、而茂盛彼此無不同也如

是可以耘矣乃協衆人之力而施其易治之功耨之以漸而無怨速之心華

之有方而無鹵莽之患殆綿、然詳而不粗密而不疎也是播耨、後苗生

漸盛如此所謂耨其耨者于是乎有全功矣

析講此節上句以造化言下句以人力言前曰有厭則有不厭者矣在此重

之曰厭、見氣候至而物生自齊苗之受氣皆足而盡長矣此正可耘之時

也故遂言繇、其庶詳密者詳則無苗不耘密則無耘不到所謂合于耨而
祖墮祖眇者也

載獲濟、上有實其積、上萬億及秬為酒為醴丞界祀以洽百禮

濟、人眾負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

合系夫耕耘之可必盡矣迨夫秋成也百穀用登獲之于野則濟、然其人

之眾焉由是以其所獲之實而積之于場也則不惟萬億而且及秬矣收成

之富如此故以之為酒而三酒既備以之為醴而五醴充具于以進于祀姓

之前享獻以致孝安侑以致敬而百禮無不治矣豐年之慶有見於祭祀者

如此

析講此節上三句言收入之富下言足以備祭祀之禮見豐年之慶也載獲

二句一順說下句將獲與積對看言載獲者濟、其眾而所積之多至萬億

及秬也濟、合主伯也旅強以之人言酒醴句貫祭祀燕享說然三酒五醴

雖兼祭燕而百禮則專就昇祀妣說祭有十倫其禮寔繁而皆以酒行之故
曰以洽百禮○收入之多雖屬民間而祭祀燕享俱就公家說

有餼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餼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供養耆老
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合美然豈特奉祀以洽百禮哉彼邦家以賢才為光采而年飢不足以設醴
則人文之所為悔也今惟為酒為醴而有餼其香者足以供酌酢焉吾見後
襟會不文于是乎光啟仁賢萃聚名實于是乎升賓人見國有賢人以為
我周之文治方新而欲知豐年之慶固有錫之光也乎胡考以豐稔為安寧
而年飢不足以備省則寧老之所為慶也今惟為酒為醴而有椒其馨者足
以備洗腆焉則康爵所祈錫之以保艾之慶大斗所酌貽之以引翼之休人
見國多鬢髮以為我周之老成日衆而孰知豐年之瑞固有以昭之寧也乎

椒講此節上二句是尊賓之禮行下二句是養老之用充亦見豐年之慶也
有餼其香、如餼也有椒其馨、如椒也皆言酒醴芬芳之氣如此設燕自
是豐年亦會如蕙蕭湛露英質畢集此便見邦家光顯處若凶荒殺禮氣象
蕭然何光之有善老之禮亦根酒以康體秉飲此旨酒願善天和即既醉之
維祺南山之保艾用是可集其為胡考之寧也大矣所賴于豐年者豈淺鮮哉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

叶音

振古如茲

無韻未詳

自此振振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
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合美去所賴于豐年者如此然能不忘及由來哉彼耕而播、而耘、而獲
也萃八家之勤周三時之務稼穡之在于此也固矣然匪獨此處為然也
烝祖妣光邦家而寧胡考也禮信之所成聲猷之所樹豐年之在于今時也
固矣然匪獨今時為然也蓋自振古以來耕耘收穫而盡稼穡之事祭祀燕

享而獲豐年之慶無時無處而不如此矣玄豐年之慶况極其周推所由來又極其遠則我之受福多非者多矣報賽之與其容以不奉哉

析講此節總根前報賽未匪且句以地言迺今句以時言括古句自周迄開國時說言其由來之遠見得神功之大報賽所由奉也○大意謂自耕耘以至收穫此為稼穡之盛然豈絕無僅乃獨此處有此耶自祭祀以至燕享此為豐年之慶然豈曠世偶逢獨今時為此慶耶周家以農事開國呼保介而耕籍田者世世重焉力田非一日則豐年亦非一日蓋振古已如斯矣亦休之遠何可忘報也

載芟一章三句○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亦似其用應亦不殊○前半寫田家景象茅茨雞犬歷歷在目有讓畔爭席之意後忽說向宗廟躬禋上玄作大氣象何亦章法

良耜章

特說

序良耜秋報社稷也

全首通詩重報賽上宜以末二句為主蓋上下自有次序首二節是春耕時事見苗之所由生或來三節是夏耘時事見苗之所由盛六七節是秋時事見豐年之所以為慶末節乃筵吉人而與祀典也此与前篇皆止頌農功之為來而神既在言也

畀○則音良耜叶音里反音蓄載南畝叶音蒲委反

賦也畀：歲利也
合系此亦報賽田事之樂歌也若謂農為天下之大本而農子之為成則非神莫予錫也今敢忘所自哉彼方其春也當為子于耕矣則取我畀之良耜而始事于南畝之間其耕之也勤焉
析講此合下節言春耕之畀：訓歲利只形容良字意研載是谷之備而耕之早也為京時趨事之意南畝色上原下隲言之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

說見前篇

合矣由是而種之也則播厥百穀之種其實函氣而始生其播之也時矣是
其春耕而苗之生有如此

析講此節言苗之生也播種種是耕後事然帶在耕上說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篚伊黍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瞻者也筐筥篚具也

合矣耕既時矣使無人而備耘農固不得盡其力也乃農在田而婦子備
焉載方器之筐及圓器之筥其以盛夫伊黍之物所以備獲獲者無不周也
析講此合下兩節言女耘事此節是言備耘瞻女云者農在田而婦備其
夫子備其父也筐筥是田家之常器伊黍亦田家之常味乃其分自合當如
此不重質位但耘而來餉而復耘見舉家力農意耳

其笠伊糾叶其其縛斯趙直了以蔣音高荼蓼

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薶去也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

方人猶謂蓼為辣茶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

合矣婦子來瞻而農在耘焉笠戴于首糾然其輕舉而所打之縛趙然其利

刺以是而蔣田中之荑蓼所以去害苗者無不密也

析講此節是言耘苗時蓋暴膚疲蔣既脫衣而就功墜足蓑蓑亦遺履而不
躡所見者惟是伊糾之笠耳春耕久畢耜已懸而不用秋穫未屆鉏亦藏以
待時所見者惟是斯道之縛耳二句只是形容耘苗之狀蓋首動則笠動故
糾然而輕舉也手動則縛動也趙然而深刺也荼是陸草蓼是水草蓼之宜
高而寒者蓼是水草蔣蓼以蔣教之宜下而暑者其字以字呼應乃其
一低一昂俛仰如意且據且剔去草鋤根不見其不以暑雨為勞聯聯為苦
也○誰知盤中冷粒粒皆辛苦想到此乃知井籬茅舍風簷雨竊便是罔治

根本莫認作画屏玩具

茶葉朽止黍稷茂叶莫及止

毒草朽則土氣而苗盛

合茶葉既去不惟苗害之盡除而多朽土氣且致苗生之漸盛黍稷暢茂而條達殆若或相之者矣是其及耘而苗之盛有如此

析講此節是言苗盛自茶葉滋而幾與黍稷爭此土矣但當其生則瘠黍稷以自肥而其害大及其朽則釋其肥以肥黍稷而其利亦大故曰朽止茂止

○此不重茶葉須根用力之勤來莊子云耕而南菴之則其雙以南菴而報予耘而滅裂之則其雙亦滅裂而報予土氣苗盛正是驗耕耘勤苦也

獲之控音積之粟其崇如墉其比去多如櫛側瑟以開百室

控：獲多為粟；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以爲閭四閭為族；人輩作相助如同時入穀也

墉

穀

百

合衆迨夫西成之日獲之于野控；然其有考積之于場粟；然其甚密語其積之崇高則其勢如墉語其積之密比則其狀如櫛安室向也通力合作今則同時入穀而有以開乎百室之衆矣

析講此合下節言秋來多此節言收入之多控；在野獲多；衆也粟；在場所積之密也積之粟；與其比如櫛俱以積之密言而意實有別凡秋穀多則穗頭撐起而不密粟；則密矣此就一堆而言如櫛是在場堆穀密以如此以衆堆而言開百室者開以入穀也四閭為族一族共計百家計畝均分故各開其室萃一族如此無族不然矣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

合衆由是百室既盈皆有蓄積之富但見為婦子若饔飩亦積粒食有資糶有一人之不寧者乎是其秋收而獲豐登之慶者如此

迫

事

析講此節言士女之穀盈止句示以開說寧止句承盈止說盈止謂汗耶滿車穰滿家寧止云者嘗思歲遭凶歉則追呼在門責券在室婦子冒昧惶迫之苦惟豐年之歲則老幼皆俯仰自足無虞此王者之所欲要見豐來大氣象有合哺故腹意民富而安乃天下之福非獨不勞于饁餉而已三山李氏曰農者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也此便將氣象說小了已上節要合亦休意

殺時得牲有抹其角以似以續古之人

黃牛黑唇曰犝抹曲角續謂後先祖以奉祭祀

合參此皆田祖方社之所貽也祭祀之禮容可緩乎于是殺是得牲之牲從其方之也亦有抹其角之曲取其體之正也以行報賽之禮焉是禮也蓋我祖開國以來嘗行報賽之典故我今日之舉以似古之人而修典常于不墜續古之人而健禮祀于無窮庶幾蒼冰之貺而永賴神休耳敢忘報乎自

願

今以始禱世歌良藉于不衰矣

析講此節總上七節意正舉報賽之典以答神之休也祭祀新作祭田祖方社之厲蓋周人庶祭尚騂是純色故知此非是庶祭也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而此之得牲特其一色耳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可見周人重農之意此初是王者之祭故列于頌不止民間報賽而已得牲中有黍稷並荐之意在似二句串說似者如之不違其典也續者繼之不墜其典也大意謂今日之祭非自我始古之人嘗奉報賽于前我亦嗣續之以奉報賽于後耳所謂其舉之莫敢廢也此原不重祭統所垂之遠只重自古乃年以見今日之祭不容不舉也○由豐年而奉報賽出報賽而念承先一見神貺之立獲一欲神休之永賴也○文子初曰老婦授門迎竈主阿姑點火祭蚕房雖云風俗之遠亦見豐年景象可樂

由

良藉一章二十三句○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芣良藉亦篇即所謂

邠頌者其詳見于邠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序云載芟春
耕籍田祈社稷也。但言祈則章中諸事皆預言而與望之言報則直述其
已望以昭弗貺也。

絲衣章

序孫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全旨此詩言助祭者始終一于敬而獲福也。專主祭邊說不與飲酒者看飲酒
乃祭中一事。○詩柄云祭而飲酒是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束
人之樂歌獻賓樂歌則有烈文一篇。此乃獻宗人之祝濯視牲者也。通詩以
敬字貫要本王者主祭說凡士之敬皆王之敬也。

絲衣其紉字浮載弁字浮休音休自堂音自祖音自基音自自羊音自祖音自牛音自醵音自具音自及音自齊音自兕音自觥音自其音自觶音自

音求首酒思柔不吳音不教音不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紉潔也。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休：恭順也。基

門祭之基。大鼎鬯小鼎也。思語辭柔也。吳詳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
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豆之屬降征於基。若濯臭又視牲
從羊至牛及告充已乃奉鼎。若潔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
傲故能得壽考之福。

合余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若謂祭以敬為主而始終一于敬者乃所以通神
明之感而受福于無窮也。我周士之助祭何如哉。服以絲衣則紉。其鮮潔
矣。載以爵弁則載。其恭順矣。方未祭之初禮始于省。若也則升自門堂
凡壺濯豆之屬無不省視。然後降往于基。以告主人曰：壺濯豆之屬已
濯臭矣。次而省牲也。則出于門。從羊之處而視。羊從牛之處而視。牛
然後還入于基。以告主人曰：惟羊惟牛已皆充矣。既而省鬻也。又出于門。向
奉大鼎之鬯。与小鼎之鬯而視之。然後入于基。以告主人曰：大鼎小鼎已
皆潔矣。是未祭而循禮之次也。如此迨夫薦牲獻畢之後。旅酬交錯之時。兕

觥則抹然其曲矣首酒身思柔而和矣以笑語則卒獲不致之諧諱也以禮儀則率度不致之怠傲也是方祭而謹禮之儀又如此友事於終始而敬無間斷則所以格冰者有道矣由是泚之格思自錫以胡考之休所以服絲衣戴爵弁以相祀者且將與周王之壽考亦匹休矣士之與斯祭也豈首今日為然哉

析講此章上八句言西祭者始終一于敬下言因之而獲福也首二句只言取此之人身不重衣冠上要奉主祭者說東蓋天子主宗廟之祭而西祭執事之人則多士也絲衣者元衣德裳皆以絲為之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也云爵弁自堂句言者蓋自羊句言者牲爵弁句言者鬪是將祭而行禮有序也兕觥三句是方祭而飲酒有儀也壺濯不在堂上道豆不在東房故曰降牲在門外也曰及鼎鬪亦近于主人故不言及車內雖言士却置授出主者做主王者主尊在廟門內西夾室之基與西階相直也注所謂鑿

即是夾室此時主人立于基不動雖其養已具牲已充鼎已潔而王心嘗自缺然故自堂而下自西而內皆士代之一一往視又一一往基而告蓋體主人躬親之敬而不憚其往來之煩也兕觥一句即是飲酒蓋獻尸之後行旅鬪之禮主人与賓飲而士亦与焉也不吳笑語卒獲不教禮儀卒度祭乃始終而敬無有間胡考句見敬為郊格而王者之萬壽無疆則士之爵祿亦立焉之無疆矣此是祝願之詞重士之能感神不重神之能福士。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鬪鬪及鬪不言自徂蒙上文也

絲衣一章九句。此初或紆休牛。獻柔休。並叶基韻或基鬪並叶紆韻

酌章

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全旨此初通享重一時事上四句言武王建功能順乎時下言後王承統當法

乎時意蓋時也若在世為治亂在心為經權故時之所及臣可易而為君時之所貞創可垂而為守德見後人之為天下固由武王而至其乃天下亦惟

武王是師也重武王能垂法後人不重後人當法上

於歸鑠燁音王師音遵養時晦時純音熙美是用大介我龍受之音驕音王之造音侯音祖

載用有嗣音實維音允師

賦也於嘆詞鑠燁音遵循熙光介甲也亦謂一戎衣也龍寵也驕也武王造為載則公之允信也。此六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又於是寵而受此驕。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是師尔

業

合矣此亦頌武王之詩若謂聖人之建功立業彪炳于古今者豈有他哉惟酌其時之可為而毫無自利之心也於乎我武王當其初也師旅鑠然其甚盛非不可以伐商而立功也顧紂惡未稔而天象人心未盡絕商其時則

遵

尚晦矣武王則退自修養與時俱晦以恪守乎臣節為使紂惡有時而後王師終晦不用矣迨紂惡既盈而周德日盛天命人心既絕乎商時既純光而非晦矣武王于是應天順人與時偕顯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焉是尊養非伺蒙用介非樂變皆時為之也夫武王酌時以成大功如此者後人寵而受此驕。然王者之功寔為無競之列也我將何所用以嗣之哉亦惟武王酌時之可為而師耳時未可為則于時止者而師之時有可為則于時行者而師之雖事不能以齊同而所以斟酌而裁應萬幾而罔至治者惟師其意焉可矣如是則驕之造可以不墜而寵受之責亦可以無負也已夫既造後以酌時之功而又啟後以法時之治武王之厥功大矣此其所以可頌也析讀此章首句以宗誓言武王雖革車三百席賁三千而威武奮揚其宗誓自是於鑠不說到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來會上遵謂守而未動養謂蓄而未發時晦只是紂惡未稔天象人心猶未顯然歸周此時惟遵養以待紂之悔

同

用

悟非有意養威蓄銳也但天地之運將大必先大晦而晦之終又寔為明之如故下旬即以純熙接之純緝云者謂天象人心盡歸于周之可絕無一毫晦昧氣息也甲介正用此於鑠之師是字正指時字言武王即用是時一着戎衣以伐紂也用字屬上非以用字連大介看武王亦不得已而救天下之亂耳何心于利天下有知尊者非觀者守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命也先儒謂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商之心是矣以上四句當輕重講不可以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廢作兩平說寵受二句一氣讀言以王業貽後人寵崇莫大我寵而受之為不煩締造意王造見此業自武創造功在社稷生靈非侯辟可倫武烈無競古曰驕為嗣不是嗣其美亦公允師即所以嗣之也此用字正与是用大介用字相映言武王用一時字以大介而後人所用以嗣之者寔惟此一時字為師凡君國子民經術度務有教之所未窮而時不得不自者法武王之養晦不輕為以饋子有救之所未窮而時

不得不華者法武王之用介不重發以喪功師其意不泥其迹与時偕行斯莫能法武王者也。按鑑湖詩說云鑠者光之義意云武王之心思可揭日月光之舉動無不陰謀也曰於鑠王師注訓盛字似未妥又云周王以龍德造功龍有六位各以時系武之造周真如龍之變化而不可端倪也又云尔公之學訓事字謂京師之熙以取天下乃公天下而私私也後人易當從其公心處師之庶不窒其隨時之義而可以寵受驕之之造解俱別可參

皆

酌一章八句。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為節而舞也。然此詩与賚般皆不用勺中字名為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尔。建安何氏曰勺為舞也。舞勺文舞也。孔氏云勺為舞不用兵器以其尚幼故名小舞也。賈氏云勺為樂章与舞人為節故以勺為舞。禮記曰舞莫重于舞武宿夜注云武曲名正義云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

故名焉。此詩以酌名。朱子註云：酌即勺也。勺謂勺而勺者，謂勺而勺者，謂勺而勺者，謂勺而勺者。樂之名以爲舞說，細玩若舞勺而歌，他詩悉皆以酌名。耶此詩之義全在酌字，蓋以義名爲謂其酌時以用武也。見武王無利天下之心，此詩人之善頌也。翼說內則十三舞勺，以此行爲而舞也。或者不達此意，遂以爲酌其時則聖人有志甚美，非所以語武王之心也。○敬言武王于時中之道，斟酌而行，故其名爲曰酌。未嘗不是，但恐人疑聖人以有意酌之，只依注作十三舞勺看。

相車

序相講武類禡也相武志也

全首此詩周公象武王之功而作，首二句言除暴安民而獲應于天，是伐商時事。下六句言用饋罔治而德昭于天，是得天下以後事。末句總承而贊之也。○綏定二字是章首始，綏邦終定家心相昭，應武王伐暴總爲萬邦及克濟。

之後武又不以萬邦爲萬邦而以為自己之家友如是而後可以托天下也故曰皇以間之

綏萬邦音屢音曹音年天命匪解音桓音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焉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綏安也桓武負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也所謂周飢克殷而年豐是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之武王保有其土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間字之義未詳佺曰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合衆此亦頌武王之功若謂王者受命而興亂未除也則伐亂以逆天休亂既除也則用饋以保天也此君道也吾于武王見之矣是故當商家之寤表適周道之日職我武王奮於鏢之陟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萬邦之庶向爲豺所殘害者今則皆去危就安而悅服于返政由日之日維曰大軍之後必為

凶年而伐商之舉誠所謂順乎人心者由人心而動乎天心是以豐年之屢
應而兆乎理所然也然天命于周久而不厭既命以伐暴而救民漢家以
求賢人而國治桓之武王保有衆多之賢士列爵分土用以經營乎四方
兵革不試帶礪晏然能定厥家使國勢確乎不拔而致垂拱之治焉由是安
民之德有以慰上天求莫之心而其德上昭于天矣夫伐暴安民先有以得
乎天而用賢國治又必有以昭乎天信乎可以為天之宗子為民之元后矣其
君天下以伐商也豈不宣哉此武之功所以為可頌也
析講此孝首宜先提商家不道毒痛于萬邦穢彰于四方而天假命一人以
間之也久矣乃我武王大介一舉救民水火此萬邦之士女所以後也由是
人心和于下而天心應于上屬獲豐年之祥雅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亦不可
理拘矣屢豐句便見得天命乃在意天象匪解句承上起下之詞言既
復命其用賢國治有終不已意桓之是呼過詞保為三

句一直說下此又是武王奉天命也保有者有信之專而任之重意蓋愛士
而解其事權此足為保矣然不若試于用之為保也于以四方所謂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也克定厥家便大小相維輕重相制以安定天下言蓋天子以
四海為家也厥家定則民安而上天求莫之心以慰此其德益以昭格于天
矣此正與天命匪解句相應夫除暴安民要于商之毒痛四海用賢國治要
于商之焚炙忠良故知武王之代商以君天下也宣也皇以間之雖兼承上
二意來然意當垂重用賢國治一遺蓋此章原只重保有厥士克定厥家二
句除暴安民一段意思不過提起之詞耳○詩意本謂武王于伐商之後不
以休祥而替用賢之心其效驗之餘又得效驗如此耳而必本諸匪解之
天者以見聖人之所為莫非天也○保有厥士句說多矣明厥士即敦商之
臣也吾觀後世創業之君与其臣披霜露斬荆棘以從事于兵革之間及至
天下既定以為不復藉其力矣遂屠戮之惟恐其不至猜忌之術寔自漢高

開之嗟乎握十萬兵柄不及于天下未定之時殆時已大平良子走狗何能為也即光武之不任用功臣宋祖之杯酒釋兵權兩者雖一時保全之術与漢高稍異要不如武王之封建為永保安之策也

桓一章九句○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為次蓋已失其旧矣又為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特作者亦誤矣序以為誦武類禡之詩豈後亦取其義而用之于其子也歟

賚章

序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全旨此詩並頌文武見得大封雖出于武王而所以大封者實本乎文王之德故嘆美之而欲諸臣釋思其德也通詩當以安天下為主○按此詩述武王大封功臣之意而言則謂之專頌武王可矣而兼之文王者蓋以武王之所以得行封賞皆從文王之勤勞來故曰文王克勤止曰敷時釋思曰於釋思

釋

皆見文王之功者也編中我字皆是於人代武王口氣言之故曰大封之意

注中子孫亦指武王言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我祖維永定時周之命於釋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釋尋釋也於敷詞釋思尋釋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為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釋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魯之曰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釋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合矣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若謂王若身於天下而必與臣之有功者其之祀徒示寵榮也一以廣先王之德釋一以保萬世之太平蓋大公大慮存焉也今日分封之典行矣眾群臣其不知所自乎念我文王不逞暇食而為有夏之修和自強不息而妙四方之綱紀其勤勞既至美我

共

遑

子

子孫襲其遺休而恢未集之統籍其成功而衍維新之美其寵受何隆也然
自專適病于繼體而大賚寔所以報功凡土地人民所在皆文王之功德而
可釋思者也于是分土授民布此釋思之功德者此功之臣于欲其竭
縡之忠而致厥家之克定棟蕃垣之績而俾時之永發也若是若固不徒
以天下而為公之豈濫以天下而為賞蓋爵必加于懋烈而封爵逮于檢夫
誠為我周之新命而匪有商之旧政矣於乎此受封者當知大典雖頒於今
日而至德實肇于文王尚追釋之維誠而永懷之不忘也誠釋思之則知土
地人民皆文王勤勞之所致而所以計安天下者自不容已矣否則寧不孤
我大封求定之意哉是封賞以安天下者武王之功也而所以得行封賞之
典者則文王之功也省武王以成其終寔文王以開其始此二后之功所以
均可頌歎

故講文王之勤止言竭忠心力以安天下之民就輯寧修和亦說惟文王有

容

曰

寄

此功德致天下翕然歸周是今日之天下皆其豐功盛德之所致者我應受
之不是受其封國是體其愛民之念而以其身當之中間有許多通變達權
曰有二之遠拓為四海永清之烈非僅守其舊業已也敷時釋思字只代得
分茅土字樣我祖句只代得建諸侯字樣夫文王之勤無非欲天下之定我
之受亦承其勤者曰以定天下而我倘不以文王所遠之天下為之天下必
始難以除暴而定之或或以私據而爭之天下又何由定哉故布其功治在
人而可釋思者以賚有功使伯井甥舅甸男采衛人各據其封又各效其職
天下不庶乎可定哉不自分茅土而曰敷釋思歟其知締造之艱也正見寸
土尺地無非前人功治所在可釋而可思我祖求定勿泥作諸侯注求乃後
人推武王意歟如此分封本意全在此句正欲功臣夾輔王室以安定文王
勤勞之所貽身時周之念句乃叫此一代之新典以瞻醒受封之諸臣見為
新王之命錫命于矣善人匪如商之濫及無功不前釋思即指勤勞所守之

土字此釋思正是土字所載之勤勞前指文王之可釋思者言此就人當釋
思文王言然惟可思者在文王則當釋思者在諸臣其意正亦身應念當釋
思迥與夙霜巨節古歲月主思保之履念不同此中亦勅之效職意欲諸臣
追思文王安天下之心以共保大業也

賚一章六句。春秋佗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說
同上編。安成劉氏曰大武作于武王當洛此頌為武樂乎三章在詩中
皆述武王封賞之意而推本文王之德朱佗所謂頌文武之功亦若大武
首章垂頌文武之德亦欣

般章

序般巡守而視四嶽河海也

全首此初美周王時巡之典而表其為一代維新之命也原為巡狩而作於會
祭皆皆巡狩中事雅兩句同舉却重期會蓋曰朝會而祭告也以時周之命

為主首提時周未然時周益授揭周家以喚醒天下人心也
於^音皇時周陟其高山陞^音嶽山喬嶽允猶翁^音河敷天之下哀^音時之對時周
之命

凡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隨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
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翁河善泛溢今得其性如翁而不為暴也哀聚也
對答也言美哉此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崇聖又道於河以周四嶽足以
敷天之下莫不仰望於我友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合系此武王巡狩而於會祭告之樂歌也若謂帝王受命而興乃百神之主
群辟之宗也彼其朝於祭告之典正非人之所係屬者而不可首舉乎美哉
我周也當友革命之初而為巡狩之舉乃陟其高山以崇聖狹而長者其陞
耶從而陟之以瘞羶之禮告地為高而大昔其德耶從而陟之以燔柴之禮
告天為是始而巡乎一方而祭告之典蓋與朝會而並舉矣然天子以四海

為守則巡狩豈以一方為限唯此禽河發源於崑崙有巨地之長也受職于
以王無溢之患也乃取道于此水以漸周乎四岳山川之望祀各隨其地
而奉之其在南之霍猶在東之岱為群后之肆觀各就其方而修之其在北
之恒猶在西之華鳥是繼而巡乎四方而祭告之典亦與朝會而並行矣所
以然者蓋周改革世道方事于更張時王游豫人心屬望于遠近故以聚
天下之冠裳而朝之方岳之下頒禮樂刑政之制與友國革損益之宜以答
其仰望之心焉然此非復乃唐之曰政也吾知聖人在天子之位者方履之
為當代之新運而維皇顯盡制之規者寔煥之為昭代之新章時周之命亦
諸侯可不知所遵守哉夫奉巡狩之大典以對天下表一代之新命以儆人
心武王受命之初其建立之規模亦宏遠矣此其所以為可頌也歟

析講此章首句提起言於皇哉此時用也一伐初與百神正于此時而受職
群辟正于此時而望治而我周將何以命之哉如此提時字命字方必涉其

敷

禮

三句雖言祭告當入朝會在內則下而敷天表表處方有着落切不可以此
三句為祭告下敷天二句為祭會也高山是總名墮山喬嶽重是高山陟高
山者乃于特邁之方奉升中之禮也于時瘞羶以告后土其禮在山之趾則
見此山為峭削綿延而名曰墮山于時燔柴以告皇天其禮在山之巔則見
此山為嵯峨盤踞而名曰喬嶽此二句是祭一方之嶽也然四方非一嶽
四嶽非一神也允猶禽河句只重取道于河以周四嶽意不可作河汴之感
格總上三句雅言祭告而朝會已在其中蓋高山陟而一方之諸侯已於會
也禽河由而四方之諸侯已於會也故敷天二句即承上而推言朝會之意
敷天句要點四方諸侯想望其頌茲新收哀對如修五禮輯五瑞協時日同
律度皆答天下仰望之心而與之以更始者不作慶讓點陟說敷字與哀字
正相照上之令欲敷下之心欲哀此正相答也聚而朝之方嶽要知諸侯
各朝于方岳非盡天下之諸侯而共朝于一方也復揭時周之意若見政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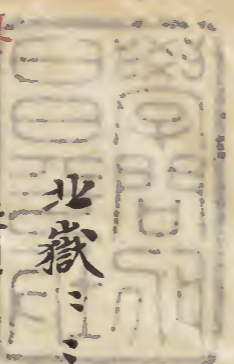
頌

政哀

哀

方新与孝文物不相沿。釐令人酒。然易慮知。禮：奉法惟謹耳。盖此時之周非昔時之商。且此河之周。又非昔時之周。時在周而不在商也。內王命而非後命也。此時此命。即鬼神皆以時而居。歆山川皆以時而改觀。而諸侯可不以時而肅若也哉。上文時周之命。重以恩結天下。此時周之命。重以威震天下。不可混看。陳臥子云。聖王之步禮也。既崇其位。必有以優之。既著其勞。必有以報之。是故陟其高山。云墮山者。所以祀地之處也。喬嶽者。所以祀天之處也。雖然。猶未盡也。岳峙四隅。河寰九宇。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若何言萬物相更。代于東方也。我周都洛陽。伊洛澗澗。而東既入于河。由河入濟。達于兗州。遂登泰山。若云：若亭。皆望祭列也。我聞之。河入中國。分為三條。循青州南。徼達淮。泗。分為南流。循雍州北。徼達華陰。分為西流。循豫州。荆河。達於漳。分為北流。初五月。天子山河達江。漢至南岳。南岳者。衡山也。八月。天子由河達華陽。至西岳。西岳者。華山也。十一月。天子由河達崑崙。改至

由



輿

北嶽：者恒山也。皆猶翕河以至云。嵩獨不云。至者何。天子所都也。函在遠恒華次之。盛為近。四瀆盡經。獨奉河者。一其翕也。亦輿之出。必以陽為候。陽氣始于東北。而東巡。以就其位。西轉而北。入以藏其休。天子法之以周。五嶽又必以天為慶。天道出乎震。而見乎離。乘于泰也。乘于兌。而勞乎坎。獻于勝也。天子法之以勤。四時而乃知。巡狩者。天子所以親天下也。雖然。五帝之時。封禪尚隘。函山在嶽。已出。荒服。後立江漢。以南萬里。且委國門。東望不見。西岳。西行幾萬里。未盡。遠陲。當令以九疑為南嶽。崑崙為西岳。餘如故。舜東巡。至于中州。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秦王政。沈璧于河。有黑公。從河出。謂政曰。祖龍。乘天。發閉。只一翕字。便消却。亦家律說。

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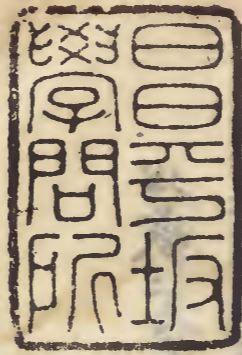
般一章七句。般義未詳。按般之義。何取乎。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巡狩而徧乎四岳。有般旋之義。故以名。編。此詩與時邁一例。皆武王革命之初。所以承天命而答人心也。其後遂為定步。故王制天子巡狩。柴而

兩

望祀三川觀諸侯而用禮有大宗伯之掌規模亦宏遠矣其後典禮漸廢
天王狩于河陽魯公朝于王所而巡狩朝會昏失焉魯以諸侯猶禁乎季
氏以大夫旅泰山文公以侯伯僭西疇列國相臨不過以強弱自相朝見
寧復知巡狩祭告為何物哉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編一百三十六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元治乙丑

